



歸有園稿卷之六

文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墓志

明故南京兵部右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史

顧公墓志銘

南京兵部右侍郎太倉顧公以萬曆十四年丙戌
八月十三日乙亥卒于位訃聞京師其伯子紹芳
方官翰林檢討侍讀上於講筵揣公素無疾不虞
其奄忽至此為籲天號踊幾不欲生者累日夜已

從闕下上書祈卹天子閔公勤事忠特詔禮
官予祭葬如制仍贈公都察院右都御史明年丁
亥十一月二日丁亥檢討君將厝公於崑山六保
尚書浦鳴字圩勅葬之新阡而手光祿少卿王
君執禮狀踵余猥以墮道之石爲屬於乎自公之
歿而朝亡典刑鄉亡著蔡凡縉紳學士先生暨閭
巷小人無論識與不識靡不咨嗟惋惜歎公之未
可以死而矧以予之不肖久暱於公得日聞其過
失者餘三十年迺垂絕之言尤斷斷可念居常輒

自相許期以後死者爲之傳於乎公竟先余而逝
矣則何辭於檢討君按狀公諱章志字行之顧之
先自丞相雍顯於吳其後子孫播滁陽間已自滁
陽徙崇明再徙太倉有諱伯善者是爲始徙太倉
之祖伯善生榮二榮二生觀嘗仕元爲市舶司正
觀五傳至公之曾大父珩珩生鑑於公爲大父以
子貴封徵仕郎刑科給事中父諱濟即刑科給事
中嘉靖初嘗上封事勸上攬威福絕佞幸爲中
興第一疏語具國史中配陸氏累封太恭人生二

子伯樞爲太學生有侷儻奇節仲即公公生三歲而孤太恭人榮榮鞠之艱苦萬狀比長屬太學君爲之傳時給事公歿後門多外侮而有司之力政又日過其家幾不能支太學君矢以身扞禦之諸所勸畧不以關仲令仲壹意讀書迺公亦克自邁勵尋舉於鄉於是門祚稍稍振而太學君又歿矣公念太恭人春秋漸高無他子在側不欲上公車而太恭人故迫之行明年癸丑公遂舉進士始給事公故以丑第而公所授行人官又與之符會

太恭人聞之爲媯然喜而鄉人亦謂顧氏世德之報若有勘契云而公之爲行人也嘗使南粵粵多珍貝之產以地遠易浼有交際公者悉峻謝之一不以溷橐中裝比還朝第徒手而見執政執政已目異之會應臺省之選吏部以不得執政指竟不及公而僅移司副進司正人多爲公不平公自以太恭人在堂此身未有死諫地安所事臺省官爲也對人終無幾微之懟久之遷刑部湖廣司郎中時高安吳文端公山在禮部吳人有丐其志墓

者持公之狀徃文端訖曰是何吳之多士也將薦之爲子部郎適已未會試又薦公分校春秋而皆爲執政所拂不果用公歎曰時事可知矣今不去當有復齟我者亟請告歸歸三年圖終太恭人養太恭人呵止之曰兒不聞而父嘗無故引疾而奄至不起乎此已事之驗也吾尚彊飯當經營之年居家欲何爲哉公自是不敢言退而復還於刑部刑部職獄訟諸僚吏謂公自閒局來烏識所謂爰書也及聽其講解律令則甚習諸僚吏終莫能難

試之疑事公立剖而囚被公訊者咸稱公不寃已擢爲饒州守饒瀕湖多盜其民悍而喜鬪公至之日訟牒填委焚不可解吏窟其中徃徃互相影匿以爲奸利公已詗知其弊竇則徐爲疏剔者三月而前所壅積得盡決去旣迺召其爲窟者面數之過而繩其尤桀黠者一二人吏自是不敢仰視公而訟人者與訟於人者咸願質成公能不齎糧而事辦淮國於饒其左右或怙王寵靈有所圍攷於民公必裁之以三尺始王謂守戇旣見公料量宗

歸不國和
文獻卷之六
四
三百五十五
祿無畧刻爽且爲約劑其給主於必平不縱吏有
所乾沒而或時以緩急來告顧又加意護持之王
廼信公非戇而更頌其賢浮梁之景德鎮陶利被
天下五方之亡命多藪集之號爲囂雜而其地又
犬牙錯於安仁兩縣民小有睚眦則依岨而鬪一
日嘯聚至千人幾於揭竿市官袖手而已莫可誰
何公適以視供噐至即從輿中口占數語揭之衢
諭以禍福鬪者素憚公威嚴即時解散而公仍法
其首鬪者一境帖然其他神明豈弟之政多類此

而議者以公治饒至比之顏范兩公非虛語也公
在饒四年擢湖廣按察副使當備兵辰沅公奉太
恭人業取道大江輓舟而上矣一夕忽遇暴風起
舟爲之蕩太恭人色慄度不能前公竊歎曰報劉
之日短矣奈何使之凌兢畏途哉乃不告於太恭
人而密疏請休疏行而後以聞至是太恭人亦彊
領之矣遂奉之歸歸又三年而太恭人以壽終於
家旣免喪而公復補廣西副使與御史勾當戎籍
事竣入賀西萬壽比出國門而公已晉貴州參

政又晉廣西按察使其明年丁丑檢討君舉進士
入讀中秘書公曰吾家已三世受國恩矣恨不
能報求多於天無益也因決意求致其事去於是
去而臥家不起者七年而歲癸未當輔臣更革之
會天子一新大政詔吏部舉遺佚而吏部以
公名上復以原官起補山東山東之部使者謂公
資深直浮寄耳不欲煩以事事而公更爲殫智畢
慮以襄部使者當讞獄公手叅獄詞一稟於明允
比復命舉刺其評隲皆密受成於公大都務寬大
而畧細奇窮日夜之力不敢以嫌怨避部使者大
驚懾之語人曰吾始以顧按察重厚人耳不意其
精爽乃復如是旋揭公於部業以大臣器許之而
是冬遂有南光祿之命居亡何晉應天府府尹尹
尊官而得行有司之事他尹或持大綱示貴倨而
已公於瑣屑必親如在饒州時務裁狹闊主於便
民而其最所干衆怨者能奪貴官所僭乘驛騎還
之會同館而乙酉秋事已豫爲料理與其丞謀必
剗去異時上下陰行之私比入棘而公已簡副

留樞矣時屬考選軍政之期迺尚書病不能任公
遂肩其事細爲簡汰奏之已尚書病去而公當視
篆會應詔陳言公言留都馬快船爲中貴人
上供所需歲編甲而役之而役之藉民間者十九
皆環衛之戍猝遇差遣夕不留行已極疲瘁而或
時時有所摧剝則傾帑以供不厭第棄伍走耳不
則自盡死以故戎籍日虛畿輔大困甚非所以廣
繹思而固根本也夫力分則行之遠利聚則趨之
衆今請如馬船例凡役於船者俱用募以充而稍

益其直尤須縮船額就之大約費可二萬五千金
米三萬石今衛戍已願輸萬五千金而朝廷仍
捐金萬兩米萬石以佐之而舒其力則費小而所
惠甚大爲豐鎬萬年之利便疏奏上是其議下
所司悉付施行仍著爲令而公猶以事關禁近
恐他日從中掣之成功易毀也則又謀之新尚書
疏重事權明激勸嚴叅罰豫會計四事大要在杜
浮言急儲侍而委命於始事之臣共圖經久上
併嘉納之而一時留都四十八衛杆擷之衆若脫

湯火而置之衽席之上歡然手額各肖像尺祝公而公亦自以爲愉快嘗遺書語檢討君曰吾晚年遭際聖明所自効者僅有此耳蓋公逮事三朝所敷歷最深而中經退遂其大半在田間世謂公直恬於進取耳其才或不足以應猝黔粵之役當事者猶以常格擬公公遂軒然有終焉之志旣而所聞行誼愈益高會有宣之於朝者謂公貴人始知物色公山東再起遂不二歲而驟至大僚乃其所驗白於時者復較著如是業駸駸柄公矣而公已不能待然則三代而下賢者之不得盡行其道匪直人之爲之而亦天之爲之也公爲人精敏介潔而能醞釀之以冲易與人交善者締係之或漑及其子孫藉遇不善人亦曲爲藏疾不少露崖異之色士以此附公而時見有侮於鰥寡者公必盛氣砥植之即於貴勢人不少遜然亮公無他腸終不以爲忤其孝養太恭人至老不忘孺慕姑無論美寢必問匕箸必親靡昕夕間而已乃其婉轉周旋出於心之所獨詣者尤多太恭人慈而喜施

其注擬所及常不能自言公能逆其未形推其必至而爲之次第周洽務愜其所歡令其人安太恭人亦安事其兄如父事其嫂如母嫂臥牀席則不敢復赴飲食之會或偶有所赴必不卜夜而反先是兄病且死所遺孤紹夔亦三歲手公囑之曰吾僅延此息耳仲他日生育無窮幸有先人之業在仲第以吾息列諸子中等析之足矣無作兩家箸計也公唯唯已撫其子若女訓育之婚嫁之一如其子與女人視之不覺有絲毫異他如嫁王氏姑

以子宥傾其室而太恭人有弟窮老無所歸俱收卹之終其身比於歿而喪葬之如禮姊之女孫有少失其父而其母伶俜不可依者於公稍逖公曰是吾姊之一體也則携之歸而穀翼之以嫁溫室人尤以爲難王淑人以無年而死公時時痛念之後其母死特豐其殯而併殯其父之藁葬四十餘年而未即窀穸者公所居湫隘僅蔽風雨至不能容其子舍而宗人之以急請者以窀穸者以無家室控者咸趨公而飲食寢處之必各得所願而後

去逮明日他宗人之來者復然故其歲廩所入常
不足以供其所出甚則假子母錢以給其平居搏
縮食不重味衣必再浣泊如寒暖或勸之少腴者
公曰吾豈徒惜福亦圖裒其羨以利濟人耳世有
講良知之學者公謂其茫無稽據其實不可食也
曷不遵孔子一言終身之訓乎故公平生事以恕
施而又少歷諸難備諳世故不弔詭以爲名高不
飾情以阿流俗施於家國能鑿鑿副名實而所至
見德所謂循往而動其迹自異宜其至死而清明

不亂公生嘉靖癸未四月十一日迄於歿享年僅
六十有四配王氏累贈淑人繼孫氏累封淑人子
男三長即紹芳娶周氏繼陸氏王淑人出次紹芾
娶周氏繼李氏次紹芬娶葉氏一女適歸起霽孫
淑人出其適曹志忠者爲公養女即姊之女孫也
孫男三同德娶周氏同應聘沈氏紹芳出同吉紹
芾出孫女三長嫁金履莊次許王元爵聘次許于
某聘曾孫男二銘曰人之休戚歸位焉夫自外歟
顧於江左自雍益著有功於吳實昌其緒厥胄遙

遙不顯亦世神明之祚篤生給事以侍 肅皇莫
竟其志有鬱而藏嗣人之利桓桓司馬起自孤孺
難難百之羽括鏃礪既蹇其生復屯其仕樹德務
滋培爲世器天定之年迄躋大位泰道方升會逢
其際赫赫留京筦樞攸寄仁人一言根本是慮鞏
茲磐石社稷之衛職司其居公無可媿德厚流光
施於繼序繩螫而來我卜其窳

明浙江按察司副使袁公墓志銘

於乎吾忍志吾繩之之墓耶往嘉靖間與繩之同

爲郎而是時柄臣邸第在長安西里士大夫多炙
附之以居而繩之獨與無錫尤公瑛嘉定唐公愛
張公任暨吾五人皆避居東里數以酒食相徵逐
當其酒酣耳熱箕踞放歌抵掌諧謔睥睨世人一
時意氣何其烝烝盛也今屈指已四十年事而諸
公之淪沒殆盡矣乃吾幸以後死之故猥備文字
之役而繩之又若俟吾言而後瞑者俯仰今昔於
人世何如哉公姓袁氏諱祖庚繩之字其先世蘇
之吳縣人也自公之曾大父諱綱者爲長洲陽山

惠氏之贅壻因家焉故今爲長洲人綱生瓘瓘生四子其季諱校者即公之考也以公貴累封中憲大夫妣朱氏累封恭人公生而夙有異質其警敏不類常兒六歲時中憲公爲里人所構傾其家朱恭人日不得一食而勉爲食以飼公公曰母之餒矣兒能獨飽耶卒不欲食比長而從中憲公授舉業始若稚僅能遣句而已年十四忽豁然開悟下筆如流其母舅太守陽山公見而器之曰是兒即可發解矣而陸給事公燦者雅負人倫鑒亦大奇

其文十六補縣學諸生輒與諸生較藝已無當公者歲庚子歷郡院試俱第一遂以是年舉京兆時公年二十二明年辛丑連舉進士除浙江紹興府推官人謂公一白面書生耳其何能吏也乃公亦自嘆其所未學孳孳焉每從先生長者問已成事適之官道遇朱中丞公紈教以稽考規畫之法公一一領畧之奉之爲著蔡比至紹有所讞鞫無不中法比兩造俱稱不寃於是民有袁青天之謠而旁郡之求質成者踵接於庭矣亦無不滿意去理

紹幾四年凡攝郡者一攝縣者三自山而會而姚而攝姚尤以姚爲衣冠之轄民間苦於供應浩煩公力爲搏裁得歲省其十之六七若去湯火而酌之以清冷者其他政事大都出之以嚴明而劑之以敦大故所至稱平比滿一考有詔徵入將需臺省之選而公以年格業擬天官郎待之已竟奪於有力者乃量移禮部主客司主事晉精膳司員外郎郎中禮部故稱清曹而膳曹第檢括上供文書別無所事事幾埒散員非公之所樂也日浮湛酒人間以自慰藉而已常語人曰令我淹淹抱案積歲月以要華膺無寧屈膝事人亟行其志以利濟一方哉同舍郎有以其語洩之當事者當事者笑曰袁郎顧欲爲知府耶吾計已審處之矣會荊州缺守即以公名上旣得旨公欣然捧檄而出國門了不以爲絀荆於楚諸郡中幅幘最廣而疲劇特甚又遼藩之所都也其王故以狡悍聞而諸宗人又類多不逞其宗祿稍匱則往往羣聚而譁於郡堂以索逋爲名麾不能却前守至不敢啓解而

私以公座徙郊寺中聽民投牒雖幸諸宗不得越城而閔然自是內外睽隔吏緣爲奸利錢穀出入之數互相影匿至不可究詰而帑藏爲虛公至已灼知其弊竇所伏一日坐堂皇盡發往時諸衙僧之爲奸利者戍遣數人由是左右凜然股栗儼見神君在上無敢仰視其宗祿必以時促給隨至即散無畧刻滯留而主之以必公必平諸宗遂斂手帖服即重門大闢而閔無一人輕闖郡堂者而遼王亦知袁守非常人也愈益嚴重之王嗜酒時召守宴而公之飲量實加王數倍已默有所矜壓而又務與之留連款曲每宴必至夜分無惰容無褻語各類然而後別王知守可親不可犯即欲行其小慧亦無間可乘故終三年訖無所干撓人謂治荆者匪疲劇之難而特難於馴攝遼藩公旣易其所難其他瑣務直駕輕車就熟路耳而公之所尤長者任清會計簡獄訟詰奸慝鋤彊梗扶植善良其綜核名實大類朱中丞故始而荆人莊憚之繼而親之譽之久而尸祝之自德靖以來太守以卓

異稱者惟公一人而已時江南數被倭患而公有
治郡聲當事者將以兵事倚辦公乃陟公爲浙江
按察司副使備兵溫處溫處偏近仙居而仙居以
南已不勝焚燒屠戮之慘矣賊逸仙居則溫處必
危公初至悉力堵絕賊知有備從間道遯去而公
能擊其惰歸亦稍有斬獲功詔以白金文綺爲
賜明年賊遂大舉寇溫溫道兵止三千人而賊以
萬計勢不能支則先趨磐石堅壁以伺賊仍從中
調度嚴督文武將吏往來策應以須援兵之至此

督府方有事周山不得速調最後遣叅將戚繼光
來援戚以兵勢猖獗兵至磐石逗馬公曰事急矣
吾自往促之從者見環岸舞刀者皆倭也衆有難
色公掉頭不顧竟躍舟渡江逆援兵逮援兵至而
賊艘已薄城下矣公以計燔賊一艘殲數百倭三
月事寧城得不破尋上首功於督府督府以爲能
而鄉官有王僉事德者先是赴磐石與公議方畧
議罷欲乘夜從寧村歸郡城視母公止之不可道
斃於賊公收其尸脫所衣鮮衣殮之而權以陷陣

報蓋傷之也督府以其事張甚不得已論公失事
當戴罪策職而朝議誤以王僉事真死於陣謂
公爲怯則刻公官一級別用而王僉事因大被卹
蔭明年當外察之期有所轄墨吏素見嫉於公自
度不免則騰公飛語於南都而賂一御史爲竄入
奏中公遂報罷公罷時其年纔逾彊仕耳而二尊
人方在養不忍見壯子無故早廢而公亦寢鬱鬱
不自得久之歎曰寥廓之內亦大矣何不能借數
尺地容一袁某哉乃堅志杜門益自放於酒晨起

自問視二尊人後即陳博局於廳事客至必與之
賽博而賭酒一籌一觥客不醉不止主不醉不止
即主客俱醉不見燭亦不止如是者日以爲常暇
或裹糴束薪徜徉山水間期於酒盡而返若坦然
不以生計屑意者而尊壘甕盎之隙又時時出其
餘智以料理家督即米鹽瑣碎無不經心而畧不
見其聲色之露公素廉白初荊州歲收商稅哀其
羨約可得三千金異時皆太守堂食費也公悉斥
之以補宗人折鈔一無所乾沒而去溫之日郡縣

例有贖遺公曰官可壞而人亦可壞耶卒峻却之以故敷歷中外逾二十年而所在多垂橐而歸比中憲公既老而傳所遺田不滿十頃而公經營三十年今已倍之者三而園林第宅圖書彝器之類亦畧稱是顧公平生既子無宦貲而居鄉又絕不與外事於有司未嘗輕脩竿牘之問若一無所賴藉而坐致素封竟莫知所以爲之輸運者而其才可得而知也嗟乎以彼其才能少自貶損以干世資世必有知之者厚養而重用之詎不足以當國家之緩急乃么麼數語竟無有能白之者一斥不復坐令豪傑短氣此何說哉宋王金陵之言曰交私養望者多得美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阻然則倜儻非常之士類不能以媿阿取容自古然矣獨今之世哉吾是以悲公之不得盡究其用也公生於正德己卯正月十四日以萬曆庚寅正月十一日卒享年七十有一娶文氏累贈恭人繼王氏累封恭人再繼謝氏子男一人孝思上林苑監署丞娶唐氏女子二人以郡學生唐正聲暨劉調元爲

之壻孫男二人長懋賞縣學生娶朱氏次懋質縣
學生娶毛氏孫女二人曾孫男一人墓在陽山鴉
哺墩之原葬以卒之年某月某日先是公年六十
頗自負其平生謂後世誰相知者因爲生志以傳
之人人至是上林君遵治命丐余藻飾之以余嘗
知荊州繼組於公得公行事之實也又烏忍辭爲
之銘

銘曰謂公有意於世耶而幕天席地胡溷迹於沉
冥謂公無意於世耶而竹頭木屑其較畫不讓計
然之精然則世之夢夢者常以醒爲醉而皎皎者
反以醉而爲醒而公之自逃於酒也吾因得以窺
其用世之情而遂是以銘

明儒林郎山東濱州同知外舅金翁墓志

於乎我外舅金翁生世九十一年以萬曆乙酉七
月八日考終於正寢而其孤允殖等卜以是歲九
月十八日葬翁於城西外牧字圩之新塋遵治命
也先是翁葬其元配梁孺人即自營其藏封之六
十年意不欲以死累生故翁之葬速而僚壻顧君

夢羽泣謂學謨曰翁勤一生以砥行凜凜若涉春
冰也至耄猶兢彼豈欲碌碌生死哉顧其平生匪
羽莫殫匪子莫知羽狀之子銘之翁恃以不朽矣
子盍圖焉學謨唯唯否否禮卑不銘尊甥固無當
於銘舅也無已請志其事而內諸遂可乎志曰翁
姓金氏諱夏字子大其先系自漢日磾傳至元末
華一公實爲始祖翁蓋七世孫也高祖德明曾祖
實祖罄並隱於農父珲始以翁貴贈文林郎中兵
馬副指揮母孫氏贈太孺人翁兄弟三人伯章烏
程丞仲韶長汀令而翁爲其季金氏故籍崑山之
惠安鄉成化末析其迤東二鄉爲太倉州故金氏
今爲太倉州人翁生五歲而孤自太倉來爲崑山
梁氏贅壻即奉其大母徐孺人母孫孺人依梁氏
以居年十三偕梁孺人自爨攻苦力作且晝夜誦
讀不休久之稍稍積纖累微業漸拓年十六補縣
學生尋入貲升太學生翁在太學嘗兩應京兆試
輒不利中歲求試吏以選人高等授中兵馬副指
揮兵馬職巡徼而輦轂下故多豪族貴游日鮮

衣怒馬衡行闐闐間金吾莫敢誰何翁在事一裁以三尺有抗法者立捕治之無所縱舍由是相戒無犯部內肅清一內侍朴殺其同母弟於禁中侵旦昇出西華門人無知者翁訶得之其人卒抵罪然翁爲文主於無害有賀人生子歸醉墮大窖死訟繫生子之家久不決翁察其冤白於上官釋之時武定侯郭勳被籍業起大獄而侯家故有金穴之名左右悉耽耽視翁奉詔追逮其家暮餽數百金爲壽祈少緩翁怒斥之出而鞭其媒入者其

後同事利侯金者率坐譴而翁獨燭然無免人以此益嚴重翁一日與御史言事爭之彊御史不能堪將褫翁庭挫之翁投紱於地曰幸備員朝參得比肩事上義不受辱御史上狀朝議竟誣御史而直翁彊項翁自是力求補外乃出爲山東濱州同知而翁在濱州會歲饑而責逋旁午翁度民不能急辦乃緩與之期約姑伺其次第而輸將之已令不苛而賦給守苦賑貸無法翁曰發粟何如煮粥便即爲巡行阡陌令民什伍而班坐之按口具

自存國和
文編卷之六
三百學
糜轉相傳給一時全活甚多守讓其能凡所擘畫
必咨翁而後行業聞之臺省獎檄屢下而翁已有
倦游意竟致其事歸翁雅負大志冀一表見於世
既以棲卑故不得竟其施設每斷斷對人語必追
述在官所嘗行意多感槩思歛其餘筴以驗白於
家既歸乃益治田疇繕垣宇篤宗祧葺丘隴藝園
圃謹儲侍與食享賓客收卹孤茆旁逮臧獲瑣及
米鹽擇人而任時勤生而嗇出厚薄踈數事有品
式歲有程度務軌於潔齊嚴整儼如朝典云嘉靖

中寅倭人內訌偏崑山城急令無所措則集諸士
大夫畫堞而守之而翁當其堞時時緝郊民之突
竄者入有勢人齷翁謂翁且納賊翁曰赤子流離
方望城以爲歸而忍委之飼賊耶第一諦視之耳
何賊之納其人怒則嗾令勒翁出粟助軍需翁即
傾廩而輸之畧無恡色已賊退令置酒相勞而翁
坐復據勢人上愈不能平輒厲聲相加翁叱之曰
今以勢論某坐誠不得先汝若以人品論君曾無
下床之臥當與誰爭席耶亟拂衣出比還家氣勃

勃不能吐呼諸子囑之曰而父止缺一第老蒙詬
侮汝曹安可不自勉當世世居人下耶以故歲延
塾師禮意懇款暇則與之講析古今見忠孝廉節
事輒摘以訓諸子乃其型範之嚴居常即所甚憎
口不顯言其過晏處未嘗一見惰容雖其居常機
利之奏而扁鑰常固妖淫艷冶曾不得一闖其室
而諸子亦相率共令斤斤守禮絕無儇薄忮宥之
習其家之振蟄知未艾也翁廣額高顴脩目飄鬚
望之凝然如不可近而即之冲粹夷坦畧不覺其

有町畦之介乃孝友慈惠出自至性痛念父母墳
墓越在東鄉不得以時瞻禮每遇伏臘則涕泫泫
下也因捐祖遺產分讓兩兄以代松楸之役而里
中歲舉社會則輒邀兩兄相過爲共被之驪三家
子弟自垂白逮童稚無慮數十人雍容陪從杯酒
勸酬于于樂也長姊適吳氏早寡即迎歸以養常
時其寒燠而起居之姊不樂翁亦不食不翅事之
如母後姊近百歲終於其家復以節旌皆翁爲之
經紀而姊之猶女吳氏者梁孺人嘗抱之爲養女

適顧氏亦早寡翁仍還鞠之而撫其孤教之成立
又卒而吳氏今年七十四矣即暫爲顧氏婦而長
爲金氏女生死銜恩六十餘年如一日也翁素得
僮僕之力嘗屬奴掌賦籍奴爲衙僧所給遺責數
千比事露而奴慚負主即自經死翁憐其非辜竟
厚葬之而自償其責家人有犯者不輕施笞罵即
稍加笞罵旋以好言相諭解無藏怒也故人無少
長咸樂爲翁用而其字佃籍也尤恩歲省其耕必
覈其登耗虛實而歛散之而死喪之家更曲加寬
貸常曰彼父兄子弟沾手塗足以代吾耕而吾不
厚爲之所將解體散矣獨吾田可佃耶以是佃翁
田者爭先以輸不敢置詭相溷而翁家之粟必收
上直翁平生最慎取予非其氣力所出即一介有
辨苟分義所當輒毅然肩之必不肯瘠人以肥己
前令欲庇其所私而素惡翁嶽嶽故困翁以重役
或勸翁有貴壻可倚曷不怙之以丐脫翁曰有身
則有庸農家所藉手以報上者惟此耳吾直順
受之而嶽嶽者故在也丐脫何爲哉故終翁之世

不以寸田干人影役然其家亦坐是漸見消落而
支吾內外諸禮際翁又織悉必厚必周不給則寧
質貸以從事宜其門屏若充然有餘而囊無一錢
尺帛之貯也此又奇男子所爲翁初娶梁孺人繼
沈孺人並有賢稱先後俱膺 馳典男子五人長
允成縣學生早卒娶周氏允殖國子生兩娶馬氏
允文國子生娶顧氏繼王氏允武國子生娶顧氏
允揚未娶天卒女子五人長適蘄州同知即顧君
夢羽次適魏大化次適王道敷次適學謨累封夫
人次適縣學生顧光世天卒長女適顧氏者爲梁
孺人出其他子女七人盡沈孺人出而允文暨適
王氏女則側室周氏出也孫男子八人履中履正
允成出履康履莊允殖出履光履儉履讓履信允
武出而履中履莊俱縣學生孫女子十三人曾孫
男五人曾孫女三人始翁患末疾劇甚度必不起
已閱七年而視息飲食了無所苦乃六骸寢縮嬉
笑怒罵動如嬰兒人謂翁當不死忽一日上食以
手揮去遂奄介彌留屬纊之夕整衾端臥不少見

顛迷散亂狀內外子孫滿前流盼幾遍喉吻寂然
視之瞑矣豈完其天以歸盡者耶箕疇五福翁實
備之顧哲人既萎典刑漸盡於乎痛哉謹拭淚而
爲之志曾紹文三人故節忠木於國其志必不墜
先出明故淮安府學訓導方齋殷先生墓志曾紹
距嘉定城東三里倪家浜西之原是爲吾師方齋
殷先生之墓按先生以萬曆丁丑四月二十五日
捐館舍至是閱十有二年其子力不克葬而諸生
婁應軫沈紹伊輩爲募貲佐襄事以戊子十二月
二十八日始即窆窆於乎傷哉貧也賢者之畸於
世獨饑寒之在身前已哉始吾嘉風氣頽鹵故未
有講聖賢之學者先生生而凝然端重自垂髫時
已不近嬉弄年十六補縣學諸生即以斯道爲已
任都授里中里中子弟爭負笈從先生遊由是以
其學掇取世資者斌斌項背屬也蓋自是儼然稱
師者垂四十年晚籍貢資除淮安府學訓導非其
好也居三年訖不竟其官卒以抹掇死得年僅六
十有四云先生之學初宗姚江若有味乎致良知

之說以儒者之方便法門在是已悟中庸三知之指謂知亦有次第生知既不恒有藉令學知而下盡去聞見而虛事揣摩其能以徑造乎乃更宗紫陽而少刻其支離以符會於孔氏博約之訓於子史群籍靡不泛覽而仍折衷於六經爲之講解著論要於精詣傳之人人而一時學者咸篤信而守之不翅如天球河圖然由是先生道日尊門墻日益盛人望之若不可狎近比就而質問疑義無問其可與言不可與言一飲之以和多滿意去絕不見有町畦之介或酒食之會群少年方恣爲歌呼謔浪見先生來即寂然聞不聞動靜而先生更降氣相款洽竟席歡如也其圓融應世而主之以不染多此類先生天性肫篤年十歲喪其母沈孺人其家頗葬之嗇先生每念及之輒對食不食涕淫淫下也然終不敢顯言於人而默爲孺慕者至白首不能解又故以嗃嗃治家而稍暱意於後娶許孺人先生爲揣其所安每晨昏必曲承許孺人驩以求媚其父必得其愉暢而後已父善酷而不能

見有町畦之介或酒食之會群少年方恣爲歌呼謔浪見先生來即寂然聞不聞動靜而先生更降氣相款洽竟席歡如也其圓融應世而主之以不染多此類先生天性肫篤年十歲喪其母沈孺人其家頗葬之嗇先生每念及之輒對食不食涕淫淫下也然終不敢顯言於人而默爲孺慕者至白首不能解又故以嗃嗃治家而稍暱意於後娶許孺人先生爲揣其所安每晨昏必曲承許孺人驩以求媚其父必得其愉暢而後已父善酷而不能

飲許孺人特善飲則爲市父酤飲許孺人更約許孺人飲量如其數具酤貲爲其父壽如是者日以爲常已許孺人自有子父母憐其弱也一倚辨先生育鞠而督誨之凡先生之所以覆怙其弟者常恐其失墜以遺親之憂計無餘力也弟既有婦則囑其婦母以拮据勞之曰此吾母之所鍾愛也第令飽食穩臥而已比於析箸則盡讓其故所遺產而先生自有田不滿百畝復從父命哀其半益之以厚惜其單寒乃許孺人之心鞅鞅未已也則歲納其束脩之餽與廩舍之餼於其父以陰潤其所欲私一錢尺布不留也然自是先生家益窶俯仰之需姑支吾以給幾不能朝夕而陶然一室誦讀自如了不以固窮爲病乃其燕處如對神明無惰容無忤視無褻語閨闈之際至老不親二色其德性之完粹若無俟於動忍而得之者此由宿植匪盡由學也昔孔子聚徒蓋三千焉其平居未嘗輕於許可獨顏閔二人一以爲賢一以爲孝卓然稱高第弟子此豈有殊行哉要不過循其學之所至

以善處乎人情之所不堪故千古以爲難耳然彼
皆得聖人以爲之依歸去孔子遠矣一旦倡道於
顛鹵之鄉當絕學之後姑無論其平生疏節即其
周旋後母間養志安貧似無一不準於絮蘆之戚
簞瓢之風者假令孔子而在固顏閔之流亞也詎
不尤難哉吾嘉自明興以來稱醇儒者先生一
人而已先生諱子義字集卿其號方齋者爲學者
尊稱之辭上世高大父顯宗曾大父清大父珩父
鑛俱隱於市至先生始以儒顯配陶孺人能與先
生同甘苦生子男二人長儒娶馬氏繼侯氏次仕
娶朱氏亦規規竝守其家法女子二人以孫守道
唐有謙爲之壻孫男子三人孫女子四人若謨小
子固所謂以其學掇取世資者媿無以張先生之
道而於其葬也屬其子以隧道之石請忍無一言
以永其傳乃爲之志而銘之銘曰
謂漢人不學而千頃汪汪能範其鄉里謂宋人言
學而正心誠意已不爲上所喜豈大道之歸疑別
有所指而先生能食其實不咀其華故盛德在人

愈久而不忘如此

朱隱君墓志銘

隱君姓朱氏諱纓清父字其先華亭人也自君之
父鶴號松鄰者始徙嘉定卜吳淞江上占籍焉松
鄰爲人博雅嗜古而特攻雕鏤之伎其所製簪匣
圖刻諸噐爲世珍玩有傳其一噐者不以噐名直
名之曰朱松鄰云而君爲松鄰長子能世其業人
呼之曰小松君生而聰穎絕倫即席松鄰之伎輒
能師心變幻務極精詣故其伎視松鄰益臻妙境
自簪匣圖刻外旁綜花草人物間倣唐吳道子所
繪作古僊佛像刀峯所至姑亡論肌理膚髮細入
毫末而神爽飛動若恍然見生氣者鑒古之士咸
謂其工非人間所宜有而君亦雅矜其伎不肯輕
爲人露指有以貨干之者不輒應即應之必不受
人迫趣而性復嗜酒酒至即醕不醉不止以故日
無餘晷須興至始一運斤主於自適而已即所製
噐匪經歲月不能得人以其難得則愈益愛重之
而疑君者以爲倨或誚讓及之君漫不以屑意會

令欲多購君圖刻爲賂遺具君不爲理令怒而捕君君竟逃去不復顧其家已太倉王先生爲之居間廼脫而君終不爲令屈也人以比之漢太山太守遂龐萌故事云先是禹州徽王聞君名將禮聘之業納幣而君辭於使者曰臣井中鼃耳安所需於東海哉卒不肯行其後王坐法廢識者始服君之先見君嚴於禠身而自以棲卑故不敢爲亢異時騷卿墨客暨游閒公子日過其門君與之無町畦即雜以酒肉僮便腹賈亦復歡然畧不作

狀而其中涇渭自辨要於兩無所浼始吳淞之虜燬於倭君廼避地入城頗厭其囂則構城隅隙地結誅茆數楹旁蔭竹樹以乘風日其戶長扃不扣不啓而簞瓢晏如人召之酒無不赴不召亦不先往故平生未嘗以顏色伺人人竟不得而親踈之其意度汪洋可念比中歲有悼亡之感遂不再娶而君益喜自晦匿鰥居一室第逍遙於盆池山水間不復關外事即所善雕鏤多委棄不治暇則繙誦貝經冀以勘契死生大事如是者凡十有七年

然嗜酒無厭晚中風淫客至率臥牀不能起或勸之止酒君笑曰酒止而生生何爲者世間殤子豈盡醉死哉復歌之曰去本無妨留亦得何人不是遠行人於是勸者色沮其任達如此蓋病三歲而君奄然逝矣是爲萬曆丁亥九月初六日得年六十有八而其葬也即以是年之十二月十六日墓在邑之依仁鄉柎松鄰兆娶丁氏生子三人伯稚美娶鄒爲縣諸生以都授給君衣食仲稚恭娶蕭季稚征娶錢仍世君之業女四人徐潞王士弘李人童潘承節其壻也孫男三人孫女一人當君屬纊時瓶乏宿春召諸子前相顧而訣了無陶生敗絮之感第囑之曰其以宗伯公銘我嗚呼君之名幾滿天下矣顧不知君者謂君以伎重而知君者則謂伎以君重非果於遜世者歟稚美以狀來請迺爲之銘曰昔之古聖直隸公賦千而竟無其人語云有大巧者必有奇窮而君之不逢豈以其能奪造化之工然則古之黔婁未嘗畸於伎也又胡爲坎壈其躬吾故去彼取此以賁汝於三尺之封

嚴伯阜墓志銘

昔顏子歿而孔子重傷之非以其人之能好學也耶當是時七十子之徒方幸聖人以爲之依歸宜其深信而篤嗜之者匪直歸於顏子而竟無其人以當孔子喪予之慟則今之世可得而知也於乎世之絕學久矣獨所謂科舉之文儒生家實藉以干世資其深信而篤嗜之疑必愈於求道顧吾嘉故稱顓魯異時作者知好之矣而類不知其所以好徃徃自怙其所長而輒惡攻其所短則有自殉其僻寧終身之不售而必不欲舍己以從人又何論於若無若虛之學也吾晚得伯阜其學爲科舉之文也則深信之矣篤嗜之矣蓋庶幾哉顏子之好乎伯阜資故顓異於書無所不窺而尤好窮理窟蚤夜覃精不得不已其爲文不盡師繩尺第一稟於師心故自少即不得志於有司年二十六始補縣學諸生爲諸生又三數年無所知名乃諸生中未嘗不推讓伯阜也余故不識伯阜比就督學使者試或以其試文質余余覽之曰思深哉其大

雅之遺乎然未可與凡月鬪也成則王而敗則虜矣既而名出果以伯阜冠諸生升之廩舍仍刻其文以傳已使者去而後之爲使者齟伯阜如故伯阜益不能自持乃以其文請間余曰文從心生上之則浮下之則沉子非浮之爲患而沉之是患且芻狗業也已則棄之矣何過用其心如是伯阜唯退闔其戶而揣摩之務去其所艱而就其所易他日更爲之請未可也則又痛爲之滌除務求印證而後已蓋逾旬而始得其肯竅余躍然喜曰穠

菘至矣豐年其可俟乎時適應直指試仍復以伯阜居諸生上於是伯阜之名隱隱起縉紳間而太倉王氏諸公子願納交伯阜則辟而賓諸塾伯阜初不欲往余從患之令觀大方以驗其所得伯阜乃至太倉至太倉不數日而伯阜之妻病疫則還視其妻妻病良已而疫中伯阜矣未發也比復於太倉三日而疫作伯阜遂不起伯阜生而廣額高顴偉軀幹兩眉過目幾寸而性復醇雅與人接終日不見其喜怒之容居家孝友天至父喜客而貧

不能支則輒貸子母錢給酒費以博父驩伯阜嘗
爲楚遊而母死於家弗及含則爲在疚之詞時時
展讀之以識其終天之憾其弟景脩不能妻則納
其女之聘以轉聘其婦與朋友處能不惜盡言亦
能受人盡言不爲謀面之交凡其所爲皆大官老
壽器必不可以死而乃天死暴死疫死客死此死
之最不幸者有一不幸皆爲獲罪於天而乃以四
不幸死集於伯阜之一人則天之夢夢又可問耶
假令伯阜不死姑無論大官老壽即其志學所至
若無若虛其進固未可量也安得不謂之今之顏
子顏子以三十二死而伯阜之年僅逾其二何其
契勘如是以世無孔子無有爲喪余之慟者乃其
死之日王氏諸公子棺而厚殮之同塾生婁孟堅
經紀之其密友張表劉維藩旣匍匐逆其喪而歸
之又述其平生而表著之縣大夫暨學博士與諸
公貴人巷而哭之寢而臨之葬而賻卹之乃故老
之知伯阜者疑莫余若也其隧道之石非余文而
誰文之耶則伯阜之不死固於是乎在劉維藩曰

伯阜嘗立簷楹間忽一星從天而下止其額光爛射戶人畜盡驚伯阜以是私負其奇余億之曰此可以爲夢不可以爲真也豈其神短之祥耶伯阜姓嚴氏諱景陵嘉定大場里人父松母倪氏娶徐生二男子長圖衍次圖鞏其卒以萬曆己丑某月某日得年三十四而葬之日即是歲十二月十二日祔於母倪之新阡其原即大場之羅涇銘曰其柱下有言死而不亡不亡安在窅窅茫茫禪家傳性滅度之常匪是之謂世短名長孔門諸弟胡不被傷顏死獨存如魯靈光嗚呼伯阜吾責其藏後有式者考茲銘章

歸有園稿卷之七

文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墓志

中明亞中大夫江西布政司參政海南鄭先生

夫婦合葬墓志銘

海南鄭先生當嘉靖中給事肅皇帝歲庚戌被

命校易禮闈一時出門下者若張大司馬佳胤

方中丞弘靜暨夏少卿拭徐方伯中行薛方伯天

華高長史岱張僉憲四知皆海內文章之士其後

競能以著述名世卽以余之不肖猥廁諸公間人亦不謂爲辱故今縉紳稱善鑄人者宜莫如鄭先生云先生諱廷鵠字元侍其先湖州德清人也洪武初有諱通者以編戍播瓊州故先生今爲瓊州衛人父文母俞氏是生先生先生自少警敏從里中師海翁受句讀翁奇之欲妻以女有沮之者曰生女不嫁貴人當作行間婦耶翁笑曰鄭氏兒卽貴人也吾契勘之矣居亡何先生果舉戊子鄉試而海淑人來歸更十年舉戊戌會試第三人登進士高等釋褐工部都水主事調禮部儀制尋改吏科給事中晉工科右其居工科也會京師地震先生上便宜四事言黃花鎮占北口潮河川皆京師後門屬者設石匣營恐城孤力薄宜置制府擁重兵殿之仍築關隘培水壘卽夏滂亡噉決之虞且令虜無所乘貴州地聯湖蜀滇南三省勢漫難攝今督府兩置有司罷於奔命未免彼此肘掣莫若剗督存撫庶權不分而歲省縣官費京師草場馬坊官歲易滋弊第令三歲一更代可永塞奸利竇

蘇松等四郡歲輸以數百萬計非屬專官督理不
便責成願設參政一員常駐而鈐轄之必大裨漕
缺四事俱有關宗社至計上悉付之施行先
生所畫筴類為國建長利鑿鑿中肯窾多似此而
是時張文毅公在內閣與先生嘗共事場屋知其
有人倫鑒因薦之吏部擢江西督學副使江西大
藩號文獻地而士以難進故間啓倖門先生至一
切裁之以功令緘滕慎固人不敢干以私其教人
大都以誠心不欺為主而藝業次之得廣厲之體
以故學官弟子爭相砥滌計三歲所羅視分校禮
闈時尤倍比最奏晉參政而先生以母老遂乞終
養歸瓊州築石湖精舍讀書其中逝將老焉逮母
歿喪終部使者數推轂於朝先生堅臥不起未
幾捐館舍矣是為嘉靖癸亥某月某日得年僅若
千歲而海淑人以萬曆某甲子某月某日卒蓋後
先生若干年年七十有一海淑人事其姑孝字諸
子慈先生性卞急遇事輒發淑人時時調劑之雅
著內助功子男三人長儒以伯之子為後者也次

化次似皆庶出初儒官上海司訓嘗爲余言痛其先公之齋志以歿也與其母海淑人葬博山之原墓木幾拱矣而虛其隧道之石疑有俟也其將藉子以不朽乎至是徙廉州學正去而以志文爲請於乎昔歐陽永叔文章妙絕一世逮知貢舉之日則又得蘇曾諸弟子爲之弁冕故其名愈益張甚若先生者業以其學羽儀天朝矣今之所以張先生者宜自有高第弟子如蘇曾輩者在顧余何人能以不斐之詞爲先生重哉先生善著書諸所

撰次若易禮春秋有說蘭省掖垣學臺石湖有集暨瓊州府有志凡若干卷藏於家銘曰其以貢爲大治之精其光燭天湛盧一躍騰驟雲煙良工獨苦鑄彼才賢社稷之毗國華以宣靈氣蜿蜒博羅之阡所不朽者垂千萬年

舉一明承直郎刑部山東清吏司主事孫公暨配里良簡唐孺人合葬墓志銘

蓋余嘗三至海上云見異時商賈輻輳財賄阜通人矜藻繪侈遊居賓從之觀燭如也賁如也而其

邑有比部孫公者直能矯之以龐朴其居湫隘其
享客不逾數豆則蕭然葛屨履霜之風焉以是鄉
里見謂爲崖異比歲不登物產凋耗民間至不能
舉一事然後知公之所操較若刻畫非世俗所能
推移也不誠稱質行君子哉按公姓孫氏諱應魁
字元父其先自宋南渡來占籍海上其可知之祖
諱又昌者以訾雄於鄉而好行其德至今鄉人指
其所居呼之曰孫家灣文昌生某某生某某以貢爲
山東濱州學正孫氏之有衣冠自學正公始學正
公之子某中弘治戊午鄉試爲刑部司務司務公
之子太學生某是爲公之父娶劉孺人而生公公
生而奇穎目短視而內慧炯然稍長卽精通訓詁
家語爲諸生有雋聲以嘉靖癸卯應南京兆舉庚
戌成進士初除江西新淦令不兩月以父喪去官
喪終補大名滑縣滑故隸畿郡軍民齒錯大猾數
之往往倚椎埋爲姦利公至不欲爲一切毛舉鷙
擊姑摘其魁而餘多縱舍不問務持大體傳誠信
而行之始左右狎視公曰令何爲沉沉者易與耳

久之民德公長者不忍梗法而諸不逞者亦相繼
匿他旁近縣去暇引諸生絃誦澤宮親爲之督較
其秬業其後茂才異等經公指授先後取科第者
項背屬也蓋三年而輿人頌之滑以太治方是時
天子鼎建朝工部使者議刮民金錢佐將作
費公謂民不勝斂持之力議格不得行使者銜之
未發也已使者將按部於滑公又逆諸境上蒲伏
上事曰滑小而歲饑念無以飾廚傳願使者先他
邑而後滑使者不得已回車而心疑公必有陰事

令人訶之無所得而公業擢刑部主事行矣更不
爲周防於使者使者遂誣撫影響劾公罷之或患
公盍自辯而其配唐孺人者亟止公毋辯且曰富
貴儻來遲速會當盡爾家幸有蘇季田二頃足供
饘粥寧須祿仕活耶休矣公於是決筴歸歸而益
鍵其戶不復問戶外事日延行滿頭陀數輩與之
焚香促膝譚無生理以此自娛每歲臺察大吏干
旄東西行有過其門者輒以疾辭竟不爲報謝至
密姻近戚欲候公顏色常伺其隙不可得卽得一

見亦對面落落絕無洵沫寒溫態也子弟間諷公世多喜圓而大人不肯利方奈齟齬何公笑曰鳧鶴之頸各有短長人用人法我用我法任天之便母窘我爲也蓋公天性介潔遠利若浼當莅官時其自奉第下同監門養而享母自一肉外升米束菜日無過三十錢田廬席先世之遺已貴垂四十年無一媵一椽之益其平生好修亦思淬礪其身一當縣官用而猝罹讒廢則其清濁醉醒之辨豈能無槩於中故慨然有慕於古之長往者寧離世絕俗蟬蛻於泥淖之外有以也善乎鄉進士陳君之狀公曰藉以今人律公公必不免於瑕適而以公與古人論世所不合者寡矣真知言哉唐孺人者亦海上宦族夙稟貞淑其父憐愛之選所配公爲童子時嘗遇之於道目逆而屬之曰頎而皙已知爲孫氏兒也故孺人歸於公公生正德丙子八月九日而其卒也以萬曆乙酉二月十一日春秋七十而孺人之卒寔先公二十四年蓋嘉靖庚申正月二日得年僅四十有五而繼之者爲趙孺人

先是公無子而其弟應解有二子長伯韶次伯胤
廼立其次爲後無何伯韶夭卒而應解亦尋卒當
以伯胤歸爲應解嗣公曰吾繼禰小宗也不可以
無後今伯胤有二子宜以次後伯韶吾弟其無餒
矣而伯胤之後繼禰者其如故廼聚族告廟斷然
行之不疑人謂是舉起於義而不詭於禮公子男
一人卽伯胤娶吳江俞氏繼朱氏女子二人長
試中書舍人潘雲驥次適張士行側出孫男子
人長士彥娶顧氏次士奇卽後伯韶者聘瞿氏孫

女子二人伯胤卜以公卒之歲某月某日將啓唐
孺人之攢與公合葬於邑之某涇某原以余同年
暱公久持陳君狀而謁銘銘曰

老以嗇訓孔以約教世降俗浮聖是用悼孰反其
真下士則笑公執不怵亢世以道迴瀾障海功亦
矯矯有轟其標視茲吉兆儷而藏之德音未邵

明封徵仕郎戶科左給事中萬公暨配封孺

夫人周氏合葬墓志銘

余讀太史公書觀其論敘自古英雄頗不諱其微

時棲遯之迹若無他奇可見者何也蓋不如是不足以大闡其後來之所表樹喻而張之沈而升之其猶龍蛇之蟄固本於存身哉乃近世操觚家則異是矣其志布衣往往矜炫飾而羞賤貧至於掩護之過都迷其邁迹之所由來今後世無所取證焉則亦何貴其爲文也往余代匱秩宗而無錫萬君象春在禮垣嘗與之議宗藩事宜而君手疏干言上之咸鑿鑿中肯窾有賈長沙之風則深歎服之以君生長名鄉其所蘊藉必或有得於馴習之漸而無從訶識之也比余旣請老歸而君亦出參山東政晉浙江按察使殆去之八年一日直管踵余持侍御嚴君一鵬所爲其考妣狀不遠數百里而來長跼而謁銘余始知其考封給事公與其妣封孺人周氏者皆闈闈中產也非有素封之積詩書禮義涵濡之素而一旦崛起白屋大婦相與拮据其家獨能以義方訓迪其子而其子自逾弱冠舉進士選讀中秘書爲天子耳目之臣爲方岳大吏文章政事焯乎有聞於時人比之菰蘆僑盼

而封公夫婦遂生被綸縛之榮歿而子孫丞嘗之
可比於王者不遷之祖固自其無竒中權輿之也
豈不誠稱偉烈也哉按封公故鄭系也諱某字與
禎爲童子時以能習章句爲里中萬翁所器因納
之爲倩遂從其姓爲萬而萬翁無子止一女生而
秀慧特憐愛之欲藉以待老因留之家而亦令從
母家周姓委禽於封公耦而生作焉以日承萬翁
驪封公自歲時歸而朝其家大人外與周孺人未
嘗一日去萬翁左右而萬翁亦子視之悉其帑庾
盡歸封公掌握一不問其出入初萬翁以鰥居久
而稍嬖其側某媪者媪挾之而驕欲以母禮加周
孺人周孺人頗不能屈而重傷其父之心則姑爲
款洽之而其中每鬱鬱不自得故數善病常臥床
不起而封公爲之調護於內營幹於外者靡不盡
其力如是者垂數十年至終萬翁之世無幾微間
當萬翁生時其季之諸從子皆可以爲萬翁後而
萬翁以有封公在固不欲置後至是萬翁歿而封
公謀於周孺人盡收諸從子挈所受田宅付還之

而諸從子有中夭者有廢箸不舉者則復卹其死而贍其生人以爲厚封公初未嘗學問而醇篤天至雖居塵市而機利不入其心性不喜與人構而人有相構者輒和顏色而寬解之俟其赧服而後已座或以他人陰事來聒及聞浮誇淫嫚語亟搖手止勿吐盡其行類長者然居常好客客不至卽不驩客卽至不竟席亦不驩而周孺人更潔酒漿腆甘脆佐之務令燕適綢繆必盡興而罷人以是益知封公之有佳婦其平生不自豐殖稍羨則斥之二母弟業已析爨不能舉火則時其空乏而月給之又延師館穀之以教其子而姻黨間有以緩急告者寧空橐以助無不滿意去若取之於外府也而或不責其償其揮霍豪舉又類於俠余以爲此皆封公細事若其子方爲顯官其聲勢易於炙附而封公自膺馳典後屏章服不御縣大夫以鄉飲賓之則辭觀風之使數以干旄禮其廬匿不與見之寧陽官邸自彭城而北歷四百里所經皆其子之屬部而策單車匿姓名過之聞無一人知者

寧陽饑憂形於色輒自減膳惠其子以脩百姓之急其遠浼絕嫌布德行惠非諳於大義慮關國事者不能也而總之皆所以成按察君之賢宜封公夫婦食報速而取數多又均當未艾之年若造物者陰隲之無絲毫爽而自是優游以難老固鄉人之所擬也歲戊子按察君自浙江上計京師暫止其家省覲二尊人當是時封公猶能載酒肴相勞苦送之百里外而周孺人亦恬然無恙比別僅三月耳而按察君業竣計事而出國門則聞周孺人之訃已次高唐而封公之訃亦至矣乃擗踊大慟曰天乎何奪吾父母之亟也且身爲冢嗣而不得與於湯藥之侍含殮之親其何以爲子卽萬死不足贖也無已則圖所以不朽於當世之立言者願石諸塚而施於後世嗟乎余素推不文其何辭以重封公之夫婦哉顧余先尚書亦一布衣也則不能無感於鄭氏之世云鄭之先本武進人入公國朝有諱思明者贅無錫之楊氏因家錫之堠山思明生泉泉生文達文達生堠堠生和是爲封公之

父有隱德配張氏而舉子三人封公其長也生於嘉靖癸巳十二月十二日卒於萬曆己丑正月初七日享年五十有七而周孺人之卒實先封公十四日是爲萬曆戊子十二月二十一日而距其生爲嘉靖乙未正月初八日享年五十有四子男三人長卽象春娶蘇氏次象新娶周氏先卒次象明娶沈氏孫男三人德真郡學生聘丁氏德餘聘吳氏德長聘史氏孫女七人皆適溫家婚者一人未婚者五人姚茂善張士正范某黃某盛某談某某

壻也未字者一人按察君將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封公與周孺人於某涇某原而余爲之銘銘曰隆乎其封坎乎其宮伉儷合德而安於其中培萬之枯而亢鄭之宗伊誰之功故頌遺烈者匪直稱質行之君子而幽光勃發其爲千百世布衣之雄乎

姚國祥先生夫婦合葬墓志銘

鄉進士姚君師魯喪其父國祥先生十有五年矣而未克葬也或以士踰月之禮質進士君輒不應

第俛而涕泫泫下也一日私於余曰此先君治命也當屬纊時手不肖魯而訣之曰吾脫不起母以吾趣之野也吾少與汝母同歷艱難平生不見離別之色今汝母尚儼然在堂而吾獨安之乎且汝母羸而吾故彊也彊者業不能待羸者顧可欠乎盍需之以俟相携入地下也言訖瞑矣不肖魯泣吾母向之亦泣尋囑之曰汝慎毋忘而父之言也卽吾意復然於是不敢脩葬事而勉殯先君於寢朝夕竝吾母而上食一如平生旣喪三年畢而吾母幸亡恙則督不肖魯上春官已屢上春官屢不第則督不肖魯仕乃謁選於天官得署汝州校事汝州去家越二千里而遙進士君以母故復不欲行余思之曰子盍行乎雖有離憂其親之心樂也於是進士君行行教於汝州又三年而母孺人之訃至矣進士君仰天大慟曰天乎世有不能掩其父之骨而復不及於母之合者尚可比於人數乎乃匍匐而奔之奔至其家將上堂而聞乎無所覩聞也則又仰天大慟幾不能生而亟營葬地於新

涇之原卜以是歲己丑十二月某日合窆於祖塋之昭而圖所以不朽其親者石諸塚因自爲狀屬余銘之則以余故暱於國祥先生也按先生姓姚氏諱鳳儀國祥其字也世爲嘉定新涇里人自先生以避倭難入城居其大父諱某隱於農至先生之父諱節者始爲諸生有經學邑之子弟多從之授易而先生亦無他師承卽師其父天稟殊特其學不屑意於咕俾而爲文有奇氣自十六補諸生凡就督學試無試不在高等以是邑子弟復附之

如其父都授時而嚴峻或過其父遇少年嗃嗃如也稍不檢則大聲呵之曰小者安得施施如是蓋確有前輩典刑爲今之所無至督過其子尤無所姑貸進士君逮壯已有聲庠序間而笞罵猶數及之直視之等童髦耳而待諸弟則備極友愛父歿而不爲析箸者幾十年其後雖異居而同被之驩至白首如一日人以是知先生外若崖異而其中絕無町畦之介也爲諸生父之當藉貢資入官而會構末疾僅承禮部牒而已卒不赴公車而終老

於其家配李孺人者爲名家女自少閑於曲禮女
訓諸書年十六歸先生宗黨以其孱然弱也虞不
能婦而孺人入門卽能料理家事內外斬斬悉有
節法先生素不問生作凡事一倚辦之逮奉其姑
與太姑太姑繼也而性頗悻戾每責甘旨難其姑
而孺人爲之彌縫調護卒化之爲饒以悅其顏色
訖無間然已字諸媳暨諸孫媳懲前之過更能以
慈濟先生之嚴而子孫藹然類習爲長者行故今
里中稱雍睦之族必曰姚氏姚氏云予故暱先生
而進士君復暱於余輒語及其先君則兩皆泫然
矣於乎世言嚴父孝子詎不信然哉先生卒於萬
曆三年五月十九日距其生爲正德四年十月初
二日得年六十有六孺人生於正德七年五月十
五日後先生十四年卒是爲萬曆十六年十月初
十日得年七十有七子男二長卽師魯娶陸氏次
師默縣學生先卒娶蘇氏女一以陸俸爲之壻孫
男四長濟美嘗割股瘳祖娶吳氏繼彭氏沈氏次
濟科縣學生娶潘氏次濟時縣學生娶陳氏次濟

明未娶孫女一曾孫男三銘曰學士要刻於石
或瑩瑩而居室或悠悠而就木何窳窳之無窮而
嫵婉之不足舒而卜以同歸其骨肉是爲二老人
之谷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吾是以占其子孫之昌
穀
亡友道述唐君暨配韓孺人合葬墓志銘
余友道述唐君諱欽訓以萬曆癸未某月某日卒
而其配韓孺人者先君之卒六年至是其孤特英
等卜以君卒之又明年乙酉九月某日合葬於邑

之馬陸塘新塋而持其從兄時升狀來謁銘蓋余
生八年而識君稍長相與從其兄道虔先生授易
君天性猾潔卽垂髫時已衣裳楚楚意氣常在埃
埽之外以是於博士家言多扞不相入久之竟弃
去更從其族父鎬學軒岐書鎬故國工不三數年
盡通其術而以試人亡不驗者比鎬死而君遂有
醫名四方病者爭延致之輒得其一七以爲重而
君所收謝遺往往當人緩急不少恡故其家無中
訾之畜而僅築紫筠居數椽疊石蒔花左圖右史

君日坐臥其中彈琴誦詩以攄發其始願翛然樂也客至則香茗夙給必談笑移日而後別去如是者以爲常而門外始駸駸多長者轍迹矣君生三歲而孤其母王太夫人鞠之慈會其兄出贅於外時時奉甘脆享母而君親爲調劑進之膳必視寢必問一如其兄之在側也蓋道虔先生爲江左名士凡平居一言一動無不可型範而君處家庭間直儼然步趨之特肖不翅嚴師且視之爲嚴父其後兄以謁選客歿比喪至檢篋中有遺金數笏若

屬君以大事者君旣日夜臨而哭之哀而自以其力營葬之葬畢迺還其金於丘嫂當君負土時適有野雀淒鳴繞其膝上拂之不去人以爲友愛之祥君雖寄迹方伎然非其好也中歲頗嗜書於左氏春秋老莊諸子暨稗官小史靡不誦記少拙於字學已臨摹鍾王古帖畧見髣髴余嘗媿其精進自以爲不如君也與人交和而能諍卽中篝之疵一無所諱忌遇事感發第一意行而於成生之際尤不肯負人人以此益賢之而所配韓孺人爲忠

獻公之裔父綺母彭氏年十八而字於君與君儷
德而同事王太夫人以孝謹勤奮聞能得其驩心
教諸子每以先世惇睦爲訓有女旣嫁而天瀕歿
虞其電裝爲臧獲所私迺付囑其母孺人謹櫛而
識之於其室終不携一縷還君嘆曰卿真伯鸞妻
矣今嘗與君避寇田間人有餼之養者見君夫婦
共食尚不失舉案齊眉之風其居家可知也君度
世六十有四年而孺人之年僅五十有七均不躋
於下壽子男三人長時英娶須次時習娶徐三時

彥娶朱女子三人張醒翁甘紹芳徐端履其壻也
孫男子三人孫女子三人唐氏自趙宋以來類以
醫顯於前代而逮君之世與子時英愈昌其業其
譜系具歸太僕所爲道虔先生志中銘曰
塞其躬而避世於壺中孰謂賤之不如貴也而高
朗以令終坎其宮崇其封翩翩乎隱君子之風以
施於無窮

妻翁夫婦合葬墓志銘
始妻翁喪其配沈孺人而其子應軫卜新塋於邑

之城南六里葬焉而虛其隧道之石以有待也至是翁卒將啓沈孺人之藏與翁合蓋相距二十三年所矣而應軫之困逢衣如故則自傷其坎塲無以遺父母之榮而又念二老人屢一生以砥行不敢以貧賤故過佚之也廼率其子孟堅苴菅踵余而丐爲之銘嗟乎茲孝子欲報之德哉銘烏忍辭按翁姓婁氏諱柏字大齡其先爲醫家有隸太醫院籍者播於蘇之長洲自翁之大父曄挾所傳禁方來嘉定以療人疾多驗遂爲嘉定寓公有子綱能世其業生三丈夫子而翁居其季其後綱死反葬於長洲之李華鄉遺宅一區與其伯仲共廼伯仲俱在長洲翁度其宅不能獨有因轉鬻之而復播於邑之清浦里清浦故多大姓若沈氏傅氏其尤著者翁始至傅氏之老一見語合卽館翁於別業而諸沈咸喜延致翁迎爲上客凡酒食之會若謂非車公不驩者而翁日遨遊二大姓間或飲或博或以醫行有事則諮翁以爲著蔡蓋翁天性坦洞其底裏一視可盡與人處絕無町畦之介故所

至人易親訖不翅沃之以醇酒也翁雖業醫嘗曰藥以已疾疾已藥之何爲了不以醫爲貨以是簾下常虛而少年復多子弟之好殊不屑意生作中歲蕭然窶也沈孺人之父某者故饒於貲嫁時裝齎頗盛輒捐以給翁費而又佐之以勤勩翁得無大窘初翁有弱妹不能嫁則又損橐資遣之略無顧愆事姑某太孺人以孝聞其字應軫能以嚴爲慈卽進取事若代翁爲之羽括者人稱其賢而翁之所以澹慮亡營得以貧爲樂者知其家之有桓

少君也翁居常好讀書於雜家小史多所涉獵往往與閭巷人談說必道之以善而數自陰行其善當鬻宅時鬻家以翁嘗居之欲偏賂翁翁曰此公券也奈何賣其兄以自殖乎卒謝不受客有携數十金偕翁入鎔肆別去鎔者受金置諸牖上忽起入內若遺之也翁坐良久必須之出而後反其操行凜凜又如此與古節俠士何以異宜其壽考令終也翁生於弘治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卒於萬曆十二年十一月廿二日享年八十有三沈孺人

以嘉靖四十年二月十四日卒距其生爲弘治十八年二月十四日得年僅五十有九子男二人長應奎娶陳俱繼沈孺人歿次卽應軫縣學生娶張女子一人嫁吳士美孫男一人卽孟堅縣學生娶徐孫女子五人其合葬之期爲翁卒之明年乙酉十月某日銘曰

自醫而儒邁迹於稽其來徐徐明之闡而幽之據也維命不渝是爲一老人之遺吾將考卜於茲

時處士暨配王孺人合葬墓志銘

君姓時氏諱某字某爲嘉定婁塘里人其先大父諱道勝父諱鈇竝隱於市無所知名而君處農賈間尤躬躬如也婁塘距治城一舍而俗號豐華異時間右少年喜多附官府爭齒頰之雄居則治酒食務矜靡腆左歌鐘而右粉黛意氣甚盛比詘於力政諸大姓相繼露敗而里中亦爲之索然矣顧詩書之風日烝烝起縫衣生歲聯翩取科第鬱爲是邑弁冕然多勃發於甕牖繩樞之家議者以爲地靈股注或裒彼以益此迺其家之長老居約食

貧陰行善以厚培其世則非人之所知也君豈其
人哉君生八歲而孤獨其母陳太孺人在瑩瑩無
以朝夕也既爲王氏贅壻迺迎其母以依王久之
君察王有睚眦意復奉其母歸偕其配王孺人躬
執爨而饗殮之母特以安後年九十以壽終君自
負土築其墓猝遇迅雷暴雨必環墓而號踊哀動
旁人至不忍聞自以身席外家當析箸時不敢承
父遺產悉以讓之兄兄歿而其子盡傾其產併欲
刈墓木售之人君曰此先靈所妥非汝資斧計也

囑勿刈而仍償其所售直如是者屢矣且售且償
略不見其有厭懟色君性好周人之匱親畹有告
者卽餘一錢必施舍之至省口食以養寡姊又嚴
事之等於養母此皆士君子之所難中歲業稍拓
里中豪目攝君故困之以重役君不屑與之較第
曰彼將以食弱也吾漫飼之耳迺倒橐賂豪得解
役而君自是家益蹙心益畏忌人足跡不復輕闖
戶外會其子恩生子偕行慧而皙君特鍾愛之時
時抱置膝上祝之曰大吾宗者必此兒也吾長當

跋踏里中豪耶比成童卽課之書旣通訓詁則促令游學於外必誠之無歸糜力而供輸之不給寧質貸以續膏晷費乃偕行亦式克勵迅爲諸生不三數年遂應南京兆舉而君是時尚彊食無恙王孺人者亦婁塘人父某母蔡雅以慈婉勤嗇佐君生作當姑母比屋而處母性嗃嗃不耐事孺人周旋其間旣不先母而後姑而懇款津洽竟兩得其驩心姑晚年廢視臥牀第者十餘年孺人爲之時起居視湯藥調膳隨滌穢露一不煩女奴衣不解帶者亦十餘年尤以孝聞蓋與君儷德而同歷艱難同躋眉壽同見其孫之成立疑有補報云君年七十有三以萬曆丁丑正月十八日卒而孺人之卒寔後君四年爲萬曆辛巳正月廿又四日得年七十有五子男二長卽恩娶沈氏次惠娶朱氏繼李氏孫男一卽偕行娶唐氏繼朱氏孫女二長適太學生浦士及次許字丘登雲曾孫一懋德君卒後六年偕行始成進士時二喪猶未舉偕行每對余言有傷哉貧也之歎涕未嘗不霑霑交臆也將

請急不果尋出爲確山令以道左又不及葬至是
奔母喪歸始克代父役治新塋於華亭涇之原以
是歲乙酉十一月某日啓其攢而合窆焉因持其
友鄉進士顧君之狀來丐銘余哀其志而與之銘
銘曰
填海而耕取禾三百布衣之興亦孔之棘有戟其
封以光窀穸胡始之難而卒之獲變盈流謙匪今
自昔

處士李君暨配徐孺人合葬墓志銘

君姓李氏諱邦字民止爲蘇之嘉定人其配徐孺
人卽余從姊也姊之歸君年僅十五而君更少二
年以俱在童幼夫婦嫵婉極相得訖於白首蓋千
于然以共守成業者越六十餘年而皆以壽終此
人之所難也始李氏故不中訾自君之父昊爲縣
三老縣有疑事率咨之以決其才諳有過人者而
又時時出其餘智課家人生作故益恢其田宅養
僮指至以累數千百計而君繩其後凡遊居絺繡
之觀愈益張甚而是時城居寥閭無衣冠之轅豪

少年第以金多相誇逞則歲有飲食之會會輒徵歌選舞聲伎滿前以爲常君性坦洞不窮日夜不止而吾姊自內治脯醢潔酒漿以佐其所驩了無忤色退則問舅姑與太姑寒暄無恙勤率其女奴織作以給君不時之需內外姻黨無不稱君有婦比中歲會有叛奴竊君之田以詭售諸鄰邑之貴人貴人乘夜揭竿來籍其畝君疑爲盜乃號於衆而逐之捕得一人械諸官無何而其人瘁瘐死貴人因起大獄問官迎貴人意坐君罪抵部使者疑之移案屬崑山令令朱伯辰者廉得其事之始末卒白其寃而脫君於難蓋在繫者幾十年而家自是中落矣顧君意氣不少詘旣解纆衣歸其僮僕如故偶遇樗蒲陸博尚爽然有一擲百萬之風而平生尤嗜外丹丹客屢挾其金去他丹客來復然漫置之不省吾姊時諷止之君遽呵曰咄女子豈知世外有黃白事耶麻姑仙且過吾家矣竟一笑而罷君長身偉度見貧薄人常不恡施予顧於事體多所闊略與俗少諧而吾姊更曲意爲之彌縫

以是人始憾之終德之而李氏之門望雖當衰耗
 之後猶巋然獨存逮君既老而哭其長子始蕭然
 無聊漸見龍鍾態遂杜門不復見賓客矣以萬曆
 戊子十月廿九日卒吾姊素健飯自揣未即死已
 痛君之死每不欲獨生明年己丑九月十八日亦
 卒相去不數月而地下之盟若有相待者然君年
 七十有八而吾姊年八十有一子男一重本娶龔
 氏俱先君卒女三側出甘煦范校陸士美其壻也
 孫男三長國華娶陳氏次國英娶須氏今為君弟

郊之嗣子重宗後次國觀側出尚幼國華卜以庚
 寅正月十八日合葬君之夫婦於振武門右之祖
 塋而以外王父龔大夫之狀來請銘其言與余之
 所識合銘曰

謂夫與妻之為齊而數則恒畸謂生人之年必以
 百為期而何大耋者之無幾善乎二老人之窳窳
 於茲也寔藉偕老以軼蝨斯考卜之禧尚百世其

滋

沈禮卿夫婦合葬墓志銘

君諱自立字禮卿姓沈氏沈之先自揚州守都遠
公從宋南渡占籍於吳淞江之東今嘉定之清浦
里是也衣冠之胄代不乏人正德間有兄弟同朝
爲臺省官者卽君之從父曰炤曰燦而君之父懋
里中稱長者生四男子君其仲也自少穎敏絕人
成童之年已能讀左國史記論衡諸書間於舉業
外旁及古文詞類清麗可喜然阨於小試年三十
餘尚逐布衣行一日走白下爲書累數百言持以
謁翰林學士江公汝璧公奇其才爲言於督學御
史其後御史都試於吳得君卷於糊名中置之高
等因歎服江公之知人而君始爲逢衣生然君自
以爲逢衣生也晚度不能前進常鬱鬱不自得則
又放情於詩酒鳴瑟站徒日雜陳於前於是少年
爭附之頗犯太康之戒而君之軀漸以羸削不逾
年而君病瘵矣是歲癸卯余舉於京兆而君病且
劇則遺余書曰嗟乎士須遇時子早驟風雲豈直
爲貴人且爲孝子矣蓋傷其父母在堂儻一旦溘
先朝露則身與名俱盡耳其辭有足悲云越明年

而君果不起矣寔嘉靖乙巳某月某日也得年僅三十有五而其配陸孺人者海上宦族女也當君未病時已舉三子一女初君席累世之遺已能軒然務豪舉而婦翁榛又極憐愛其情所贈裝齎甚盛故君得窮其當年之樂以至於死死之日視其室中罄如也於是孺人携諸子女而哭君甚哀卽家人亦慮其無以朝夕乃孺人猶能黽勉有無竭力以養其舅姑而喪葬之而次第婚嫁其子女亦多成禮比倭訐其里則孺人播而城居已倭徧城

恣則又携其子女匍匐而奔幾無所之矣幸事平復還其家而貧愈不支則分散其子女就食於他所而自攻績紡以養旣拮据之又將荼之風雨翹蕭之夕織作之聲聞諸戶外常至曉不輟如是者歷四十七年至是年七十有六萬曆己丑某月某日以壽終人言沈君風流蘊藉輕財好施於人一無所忤宜有遐福而竟以無年若天之夢夢然者乃孺人誓栢舟培燕貽卒以虔君之始而厚君之終其冥冥之報固自不爽也三子者長昌嗣今更

名吉甫爲京營千總官娶王氏卒余小姨也次昌
期娶許氏次昌祚兩娶俱曹氏一女者以海上諸
無忌爲之壻孫男五人弘邁娶黃氏弘選娶金氏
弘微邑諸生娶印氏弘功弘勣幼未聘葬以卒之
年十二月某日墓在某涇之原銘曰
婉乎其儷也錦衣繡裳子乎其嫠也幽谷嚴霜胡
穀於室者短而同於穴者長大海不揚以鞏其藏
悠哉優哉夫是以不永傷

明教處士原仁徐君暨繼室潘孺人墓志銘

君姓徐氏諱應元字原仁徐之先有諱祐之者爲
占籍嘉定之始祖五傳而至中丞公某以填撫延
綏有功於英廟朝子少參公某嗣至州判公某
奕世載德率脩長者行州判公生倬以布衣豪里
中而其爲長者特甚是爲君之父配沈氏而生君
君生而廣額豐頤自少疑重言呐呐不輕出其口
望之知爲故家子弟也長補縣學諸生不欲泛交
於人日鍵一室對書史沉精默坐而已家人來問
生作事姑斥之去母溷乃公爲也中歲偶患心

疾疾不時時發歲間一發亦不作癩恠狀第嬉嬉
然喜遊行坊市中遇有所不平每援筆爲文或爲
歌詩累數百言立就類藻蔚可觀人謂徐君故稚
何能爲此卽君亦不自知其所從來比疾已則惘
然如隔世人不復能舉其詞矣君爲諸生甚久而
大半以疾廢故終無所知名乃其天性醇樸居常
悶悶如也渾渾如也若不省世間有機利事者待
異母弟極友愛當析箸時田廬什器一無所偏重
其母沈孺人屬纊後帑遺頗盛亦中分而均給

之不曰仲非其所生陰自爲豐殖計也宗黨以是
歸其能讓家隸鎮海戎籍歲肩綱運之役擾費不
貲有宗老憐之曰此祖宗之遺也奈何獨累冢孫
乃割田若干頃爲軍裝助仍書券而囑之君宗老
旣歿君度其後必不能償則還其券而僅以單力
彊支吾之故其家益中落君凡三娶初娶毛氏早
卒繼王氏生一子一女亦尋卒及再繼而得潘孺
人潘孺人者羅溪名家女也聰慧絕倫能解詩書
大義且精於握算白婦於君卽能代君而操家秉

凡君之所欲爲與其所不能爲門以內門以外無
論賓祭事育嫁娶之大者卽纖微瑣細罔不倚辦
於孺人之一身而早作夜思幾無停晷君但袖手
仰成而已蓋孺人爲婦之日長當君之存其有無
黽勉周旋於君之左右者已垂四十年及其歿也
爲誓栢舟而稱未亡人者又十有七年其間饑饉
荐臻死亡相繼含哀茹辛艱苦視前更加於十倍
然卒能彌縫於劬勩窘迫之餘而拮据於風雨飄
搖之會晚遘脾疾竟盡瘁以死其志可念也吾吳

中鮮喬木世家徐氏自中丞迄今計逾百二十年
所經陵谷之變屢矣乃其門屏尚儼然如舊而生
子若孫無夷爲樂郤之後者卽君之厚德天將以
慈衛之而孺人之所以楨幹徐氏者固褻然一奇
男子也可不謂賢哉君生於正德己巳十月三十
日卒於萬曆己亥六月初三日享年六十有七孺
人之卒以萬曆辛卯正月十五日距其生爲正德
丙子八月初三日享年七十有六長男允賢娶李
氏女一嫁邑諸生印坦俱王孺人出而孺人生次

男允殖娶李氏俱先孺人卒次允恭娶陸氏孫男五人繼芳娶印氏繼英娶殷氏繼華娶馬氏繼善繼芬未聘孫女一葬以孺人卒之年二月某日墓卽祖塋之穆穴在西練祁之原而爲之狀者潘君士賢卽孺人之弟其言覈而不誣銘曰
夫曰制義有媛以爲之儷是保是久以鞏延中丞之世坎而藏之尚後人之逢其利

明從仕郎直內閣誥勅房中書舍人潘君墓

志銘

往余承匱禮曹而海上潘君士遠以太學生來應北京兆試謂余嘗侍其大父恭定公而遊於伯父學憲公父方伯公間猥脩子弟禮通於謁者君貌美而鬢眉目聳秀音吐朗潤所從車騎都雅翩翩然有司馬長卿之風余一見愛重之與之談文藝相得益驩自是過從無間旣余謝事還山君祖余蘆溝之野至黯然不忍別去比歸而方伯公以余暱君之故遂締姻盟期百世講也而君獨居長安數年久不得志於進士之業適會典成中天子

召選四方文翰之士克校讐役而君在選中得拜中書舍人入直內閣書文武誥勅已儼然在日月之際矣然非君之好也居頃之忽心動念離親之日遠遂從闕下上書請告詔許之卽日馳四牡來海上肅衣冠而朝方伯公於家會介其降乃魚羔擊鮮大集賓客率諸昆季歷阼序而捧萬年之觴方伯公喜動顏色而都人士遂轉相傳譽匪直侈其晝繡之榮而寧親之孝亦稱大備顧時迫炎歊君實罷於應接方伯公勞苦之曰兒憊矣人情世事何窮之有戀家亡益也盍趣而之朝乎君敬諾將以獻歲戒行李而君猝病瘍瘍發於臂家人視之直皮膚恙耳旣而毒內竄目昏昏漸不開明至於嘔血君自度不起呼侍人彊翼而仰天拜退拜方伯公就禱而瞑竟不一言及其私時萬曆十七年八月三日也年僅四十有四云方伯公旣哭之慟而傷君未有一息之繼因屬其季雲獻經紀其喪季故鞠於君德君如父爲卜是歲十二月二十六日葬君於其邑之龍華新阡而述其行

事而方伯喬先生爲之狀而方伯公持以踵余問
銘於乎吾忍銘吾士遠耶君少余訖二紀餘不宜
死而先死余別君七年而去君之里不數舍而近
宜一見君而竟不獲見甚矣予之耄也則今隧道
之委其何辭於方伯公按君諱雲驥士遠其字也
姓潘氏潘於海上爲鼎族自恭定公起家歷都察
院左都御史而君之曾大父高大父俱贈如其官
妣皆贈夫人施及其嗣而方伯公兄弟復聯舉進
士爲方岳大吏至君之身卽不階一第而以筆札

供事禁近與國初雲間沈氏學士度大理繫埒
官人尤以爲難初方伯公娶顧宜人連舉五子而
君爲之伯生而奇穎卽六歲時已能占對其應如
響輒驚其座人若稟有宿慧者恭定公絕憐愛之
常摩其頂而祝之奢因令習胡氏春秋年十六補
縣學諸生是歲方伯公始釋褐而恭定公亦歸老
於里第與曹夫人俱君未勝冠也日入而問起居
進甘毳出秉家督飭諸蒼頭毋窺戶外而以其餘
力攻苦讀書盡得二尊人驩已方伯公調南司空

郎慮君妨學召之至白下而君乃輸誓補太學生
翱翔六館間自是君之學日益進而方伯公宦轍
東西無常君或隨行或不隨行旣遊南雍復於北
雍君所至會文結社惟惓惓以一第爲念每三歲
輒應棘試試輒不利比己卯業中榜矣而竟坐蜚
語被黜壬午復試復不利而君始倦遊矣乃慨然
歎曰大丈夫生不得五鼎養可遂已乎且漢公卿
詎盡以進士舉也舍進士寧無一伎可當縣官用
者姑蹲伏而需之至是君果以文翰得官君天性
肫篤望之温如玉人而特喜務豪舉居則廣厦細
旃出則文茵繡轂所服必鮮衣所食必珍膳所供
玩必古圖書彝器所結納必海內知名士賢者下
之懷一藝者延攬之士貧而無所歸者收而厚遺
之有患難者匍匐而救之近自姻黨泛及緇黃而
筐篚之將飪餽之餽常絡繹於道幾無虛畧顧其
家實無素封之積不給寧貸富人金以益之而意
度豁如了不作寒酸齷齪態也故人謂君類俠而
君之爲俠獨能以詩書潤色之其孝謹恭讓亦多

萬石君家之遺有鶡冠貴人所患叵測密謀之於君而君爲周護之卒脫於難後以千金裝爲君壽竟談笑而卻之而君直東房故少所事事亦常戴星往率先諸僚更善秘温室語不輕洩之於外而中堂之老恒目屬之謂君必遠大比予告之役尤殷勤囑之早來若其圖事揆策不可一日無潘舍人者昔長卿以訾爲郎其風流標致君與之大略相當至犢視之窘狗監之通則君恥言之矣第其奏賦上林卒以諷諫顯而君畸於命不得終事好

文之主是則可悲也已君配孫氏生男子一肇定未成殤而夭有三女子長適顧詹簿子晉邑諸生次許聘中允吳公子玄宗未字卒次適喬方伯子一琦郡諸生銘曰

生丙午卒己丑入自外正丘首形不傳神詎朽物之齊問蒙叟斧而封坎而阜龍華阡光射斗俠骨香千億久襄者誰季也友

歸有園稿卷之八

文編墓誌

墓志 墓表

誥封太宜人侯母朱氏墓志銘

朱太宜人者為憲副侯君堯封之母始憲副君以
 僉事上最例予誥而是時贈公歿久矣故其母
 特受太宜人封云太宜人以弘治辛亥三月七日
 生萬曆癸未九月十七日考終於襄陽之公署憲
 副君既奉其喪還於嘉定明年甲申九月十一日

卜葬高淞塘之原與贈公合而苴菅踵予狀而謁
銘也泣且言曰知吾母者宜莫如子願子圖焉而
賁諸塚蓋余嘗以文壽太宜人者再而稔悉太宜
人之勞於侯氏也又在禮稱不遷之主銘應法則
余小子何敢讓焉按太宜人姓朱氏世爲華亭朱
坊橋著姓已播於上海之盤龍父諱軒母童氏太
宜人生三月而孤童孺人抱之而榮榮無以朝夕
也迺携太宜人去依其父母家而寄飪饋焉已童
孺人之父老且死獨母存故侯氏女也更窶甚計
無以活童孺人母子會有子後其弟伯權迺太宜
人復隨童孺人去依其弟之爲伯權後者居而內
贈公聘聘未幾而贈公之母病度不起則趣太宜
人以歸生十三年矣人謂新婦孱然髮覆額耳胡
能室也顧太宜人一入子舍卽斬斬操家政凡事
一稟於要束侍病姑湯藥不懈姑病卒不起而舅
氏姓嗃嗃厲也前鮮當意者太宜人能伺其緩急
調劑之終不見忤亡何舅姑相繼棄太宜人而贈
公亦在穉年風雨翹蕭可念也迺太宜人式克勵

相之以拮据劬勩耕問奴織問婢率以身先之家
衆總總卒母窳惰抗法者以是侯氏之業得勿墜
益恢所居沙聚之區其地瘠鹵先是無以科第起
家者憲副君生而岐嶷太宜人卽目屬之而祝之
奢躬課之書所以鏃礪之者靡晨夕寒暑間比爲
諸生輒善病廢學太宜人延醫療之亡驗則爲露
禱於天以祈命乂之病良已而學亦成遂舉南京
兆試歲上春官射策數不中憲副君業倦遊矣逮
持贈公喪畢將復上春官辭於太宜人曰兒行脫

有天幸已矣不者母寧竊升斗養也太宜人亟呵
止之而斥之行於是憲副君決筴行而是歲辛未
果成進士以使歸而朝太宜人太宜人迎勞之而
輟然喜也時年八十餘矣比內節而奉太宜人居
京邸養焉已卽比部改御史尋出按江閩戎籍蓋
自是去太宜人之側者幾三年而轉僉湖臬駐蘄
也則迎太宜人於蘄又三年而移轄於永則復迎
太宜人而之永最後分察襄陽於是太宜人復之
襄陽凡往來東西楚越數千里而遙所過多崇山

大川凌冒險阻卽壯夫猶次且難之而太宜人獨不見有劬瘁色知其母子間顧復情深了忘其疲也太宜人少起艱難雅務織書日居官廨猶督家人生作不休且戒之曰人生貧日多毋暴餐損福若斤斤爲閑家慮者至其居常談說今古指陳理道則犖然自當於名實咸纚纚可聽襄故山水郡太宜人嘗登署樓延瞰隆中鹿門峴首諸名勝輒慨然有慕於諸葛武侯龐居士杜征南之爲人嘖嘖顧憲副君語曰男子流芳百世不當爾耶憲副

君唯唯謝不敏廼退而益修其政以承太宜人驩太宜人故彊食亡恙忽一日進食較損常御憲副君皇恐請曰得毋饑乎曰不饑得毋病乎曰何病自是駸尋不復食奄至彌留瞑矣旣瞑而顏色怡然如生蓋大歸也享年實九十有三云子男一人卽憲副君堯封娶沈氏卒贈宜人繼郁氏張氏封宜人女四人以李宏沈允成金甌王中爲之壻孫男四人長孔詔縣學生娶陳氏次孔誥太學生娶馮氏次孔表聘華氏次孔釋聘丁氏孫女四人曾

孫男四人曾孫女四人銘曰
字不及筭躋於大齊以荼以飴胡生之畸而成之
遲而式穀以貽是爲壽母無疆之施也噫

誥封宜人沈氏墓志銘

長洲蔣少參君往僉楚臬其元配沈宜人者卒於
岳陽之官舍是爲萬曆丙子四月十八日是歲乙
酉三月某日少參君始克葬於其邑某原之塋則
先期踵予以自爲狀屬余銘蓋余與少參君好也
又嘗同宦於楚而耳悉宜人之賢徵狀不誣云始

宜人病而蓐寢之日也久少參君廣爲延療毋驗
度終不能起每行部他郡縣輒赳赳戒行李宜人
曰得毋以我故廢廼公事耶君第去已去之長沙
忽心動家人來告急卽趣歸歸又一夕而逮與宜
人訣躬含殮焉當是時余方填郟而少參君以書
來計則傷其無年而死於客也蓋宜人生十六年
而歸少參君家人以其弱稍易之廼宜人之歸及
事少參君之父奉政公與其大母龔孺人繼母郁
太宜人備極孝養比奉政公與龔孺人相繼捐館

舍而少參君方爲諸生常都授於百里外而郁太
宜人又春秋高家政一委之宜人宜人殫力拮据
之凡門内外事無論纖鉅咸斬斬隄肅上下盡得
其驩心於是家人始易之者卒敬憚之無間言少
參君故勤學卽寒月誦讀每至夜分或風雪不輟
宜人率篝燈對之而緝少參君不就寢終不先寢
也少參君嘗邁危疾逾年孺人衣不解帶者亦逾
年仍私佐醫禱之費囑家人毋以事關白令得一
意頤攝已而疾果瘥嘉靖辛酉舉於鄉業計偕北
上會江南大侵粒米無所入室罄懸也宜人更鬻
奩具贍郁太宜人甘旨日抱數歲兒推好食哺之
而自哺其麤糲不令郁太宜人知也其後少參君
成進士釋褐臨汝晉貳婺州悉當地方骫骳後治
之頗嚴宜人第寬解之會有大辟囚闌及數十人
當死少參君心知其冤然業已對簿莫可活以語
宜人宜人顰蹙曰人命至重奈何泥成案欲多殺
無罪乎君必洗之已力爲之辯雪數十人竟得減
死宜人雅矜勤嗇卽少年已謝鉛華服澣濯所膺

翟帔非大事不輕御至遇賓祭或有所賙卹則踈財喜施略不絲毫恠情痛姑唐宜人不逮養歲飯於祠必茹素齋沐而進之哀慕有加姑之弟老矣則迎而授之室飲食之而封樹其先塋成姑志也少參君無兄弟而有一姊宜人更推少參君之敬愛事大姑如姑而又時時斥奇羨以厚遺其子如已子族之嫠貧不能朝夕爲之饗殮焉令終身無失所以務堅其操少參君好客客至輒呼酒則盤匱醕核倉卒辦具種種率腆潔成享遇臧獲未嘗

加譙呵而指使之能不嚴而威其天性適吐茹多此類沈氏故吳江世家代有衣冠族望赫然顧宜人一無所怙席與少參君起糟糠階貴膺有葛藟采蘋之恭儉而所至黽勉警戒則雞鳴婦人之遺也可不謂賢哉父耒母龔氏生宜人於嘉靖辛卯得年僅四十有六子二人長錡夙莊宜人訓今舉京兆進士娶陳次鏞聘趙孫男二人長濬聘湯次某尚幼孫女一人許聘吳少參君名夢龍廩廩德讓君子也自宜人歿不更娶云爲之銘銘曰

古有女史彤管煌煌胡幽弗耀今也則亡匪德之
亡有美孰章婉婉宜人以莫不臧惟是肅雝之紀
之綱視古莫違始風洋洋胡能有晦我賁其藏令
妻之宜於萬年長

明封宜人顧婦丘氏墓志銘

水部大夫長洲顧君某始以其婦立宜人病請告
於朝携之歸其鄉趣就子舍亡何病劇不起矣
是爲萬曆丙戌十二月十四日距其生嘉靖戊申
九月八日春秋僅三十有九而水部君將以其卒

之某年某月某日卜葬於某原而傷其賢而無年
廼掇其平生大都授狀於學憲華亭馮君某而屬
余志其隧嗟乎婦德誠難言哉匪言之難也易曰
无攸遂在中饋以其行事不外見而槩語於酒漿
絲枲之常則人人無異詞也故信言之不美美言
之不信然則古稱桓少君孟德耀之懿節其終莫
可得而見耶不知其婦夫亦視其夫而已其夫故
廩廩德讓君子也則其內助之賢必有默喻於心
而人莫之知者矧水部君之述宜人也皆感感悼

亡語已悽惋可據而又有馮君爲之左契顧不足
徵信與方宜人之父爲逢衣生舉宜人獨也矢不
歸紉綺兒而一旦卜倩於水部君吾伊之項當是
時孱然弱孺子也安知其後之必貴而其女生寒
峻家又安知其必能爲貴人妻迺宜人歸而水部
君果貴矣比貴而宜人之所以閑其家者孝謹勤
嗇能已貴而不忘其賤訖令水部君出爲循吏入
爲名郎内外人稱之曰賢婦者絕無間言此有天
作非人力也蓋宜人之歸年纔十八云而其姑王

宜人已弗逮養逮養其後姑莊宜人而祖姑韋
夫人尚在堂宜人樞衽而承之以周旋重闈間所
進飲食必更視其匕箸以此兩得其驩心其居宦
邸爲水部君緘滕烏鑰卽日用薪水輒痛自撙縮
猶時時混家人雜作以佐其廉而所舉諸息咸躬
爲之乳抱一不以煩保姆曰母以吾子饑人之子
也居常無兼珍之嗜無鮮衣之好至於奉舅姑享
賓客情文之際務極腆厚其他如處妯娌有誼御
臧獲有恩迎養其姑之女弟如其姑之存死而喪

葬之以禮皆古賢婦人事然余以爲苟勉彊附仁義者或類能爲之迺若水部君自辛未解褐雒城五年而徙貳南昌於格已訕居南昌又五年而入郎水部爲天子籌水衡有勞於清濟之野計所敷歷積十有七年矣其中無他事爲之阻而又有氣力可恃然竟不席之以階崇牕而奄然抱牘如故雖水部君無北門之歎而其室人之不交徧責於內可知也且津津時聞止足語不誠了然於義命之指哉是難能也丘於婁東爲望族父明甫母蔣氏其稱宜人者嘗兩從其夫之五品封被

蔣氏其稱宜人者嘗兩從其夫之五品封被

縉如制子男二人長樹曾次樹章女子三人長許

聘李昌胤先卒次許金維圭聘次尚幼先是宜人

一夕夢日月蔽虧寤而語水部君曰陰不敵陽分

也而見薄蝕此何祥乎吾殆溘棄君矣已而果然

其神爽至死不昧如是銘曰二十三日卒於南隣里

媿德于嘉女之選也以悴履榮闈靡銜也妻之謂

齊相婉孌也老之弗偕嗟聖善也命不於常慘無

覘也日月之夢歿是踐也賁茲玄堂妥淑媛也

明誥封太宜人李母程氏墓志銘

嘉定南第二塘之原是爲贈奉訓大夫安吉州知州李公諱文邦之墓奉訓公葬且若干年而其配程太宜人以萬曆乙酉九月十三日卒於南翔里第明年丙戌十一月廿九日其受重孫先芳請於諸父汝箕等將舉太宜人之喪祔奉訓公兆而持其姻友王少參公圻之狀來問銘余嘗銘其父登州君矣固稔悉太宜人之所以締造李氏者甚偉其狀知不誣也蓋太宜人生十五年而歸奉訓公

不逮其舅而奉訓公於兄弟間又庶孽也數苦單空則時時依其伯氏逐什一於外而太宜人獨與其長妣事其姑姑委妣操其家而妣性苛猛頗婦視太宜人至降與僮奴雜作太宜人唯唯而已親黨有不平者或風之曰家有二姑哉新婦盍自爲計太宜人曰介不敵冢禮也吾故安之耳終不敢暴妣短如是者又數年已奉訓公稍積有資芥始與伯析箸徙上海之江橋再徙南翔又徙邑城訖莫居焉而太宜人自喜脫於困辱益務勤嗇以佐

奉訓公漸見饒裕而奉訓公故矜豪舉日有賓客之費而太宜人更爲之擊鮮治腆具以洽其所驩士以是附奉訓公而德其有中饋也初太宜人年二十七而舉登州君業有子矣猶置側而進之奉訓公已與鮑孺人連舉五男子迺五男子旣長而慧則奉訓公令人治一經廣延師教之而太宜人所以育鞠而刮礪之者不以異乳存二心當登州君成進士釋褐安吉時奉訓公已歿來迎太宜人就養太宜人意不欲獨往固挽鮑孺人俱鮑孺人辭焉則持之泣曰吾與若少歷貧苦今等爲未亡人吾子卽若子也豈以旣貴而忍相失耶於是與鮑孺人同留官邸其逮下之仁真無媿於樛木人尤以爲難婺俗宜賈其婦女率遊閑無所事事而太宜人居嘉定又能習其鄉之紡績旣晚膺翟帔輒屏不御而躬率諸婦以早夜拮据逮老不倦暇則偕鄰媪焚香禮佛泊如也登州君平生善病而又不得志於仕宦最後自比部郎謫貳于登以劬其職病轉劇太宜人憂之亟召之歸登州君遂致

其事歸比於彌留而太宜人哭之哀然以其能解
無生理雅自寬譬第督其孫以無忘登州君未瞑
之志而課之一如登州君未第時居無何先芳果
舉於鄉李氏復振而太宜人竟以壽終得年八十
有七云程氏出晉太守元談後已股分於休之汭
口而太宜人六世祖發祥公自汭口贅歙上北
門汪氏嗣後一播於塘坑一播於坑稍凡數傳而
爲福元爲思振思振者卽太宜人考而胡氏其妣
也五男子者長汝節卽登州君娶程封宜人次汝

簡縣學生娶孫鮑孺人出次汝箕禮部儒士娶和
亦太宜人出次汝筠縣學生娶徐繼陳次汝笠娶
金俱鮑出女一以汪巖桂爲之壻孫男九長卽先
芳壬午鄉進士次聯芳次中芳太學生次時芳次
元芳次名芳俱縣學生次流芳次季芳次傳芳孫
女九長適金兆登與先芳同舉於鄉餘俱幼未字
曾孫男女五與之銘銘曰
厥胄之華裔於婺而僑於嘉以蕃其胤而昌其家
是謂周之太妣納於吉壤吁其遐

明誥封恭人沈室錢氏墓志銘

陝西按察副使嘉禾沈公既喪其子翰林編脩自
邠按察公故別無支子第兩孫在耳又孱然弱也
日環膝而啼則哭之哀居無何其配錢恭人以傷
子故忽遘寢疾浹二旬所而棄按察公矣則哭之
愈益哀已乃仰天呼曰嗟嗟天乎吾爲父而先哭
其子吾爲夫而先哭其妻其何戾於天而驅我爲
世間鰥獨人哉於乎其命也夫其命也夫將安所
施其怨毒也惟是恭人之葬緩而吾亦漸老矣而
二髦零丁未可望以襄大事則當又暴之乎遂以
其卒之明年辛卯某月某日躬營其窆而祔之孰
字圩祖塋之次乃自爲狀踵余而問銘余嘗謂闈
媛之行秘矣其夫類不能自言於人必有代爲之
言者余填卹時雅與按察公暱其後承匱禮曹復
游太史君而知其世者固莫余若也銘烏忍辭按
狀恭人姓錢氏籍鹽官而錢氏者其先何氏也何
氏之始祖諱貴者當隸都勻戎籍有子生而始恭
不克從而匿養於錢氏之老因冒其姓名裕是

爲恭人六世祖比三四傳而錢氏始盛世多顯人
恭人之大父琦爲臨江守父某起家進士嘉靖間
爲禮部儀制員外郎配孫氏是生恭人恭人生時
儀制公尚爲太學生與按察公之父某公者俱僑
寓京師有文字之好遂以恭人許字按察公而按
察公亦纔生三年也恭人自少有夙慧俊爽警敏
絕不作女子婉孌態其平居寡言笑卽燕處必莊
無傾側之容間授以書史輒領大指而或時時舉
古事以曉譬人人爲改顏竦聽以故父母極憐愛

之逮歸按察公而祖姑賀孺人與姑盛恭人俱在
養恭人能曲意周旋於二姑間盡得其歡心融融
如也愉愉如也而外嫻宗黨無不詫沈氏之有婦
者旣歸之明年而按察公舉於鄉矣已而數上春
官數不利恭人患之曰君豈以一舉自畫耶青雲
在前非可俯而拾也而懷實敗名盍鋌礪而圖之
乎按察公唯唯乃下帷發憤果以明年己未舉進
士高等尋釋褐南司空郎而是秋卽應京闈校士
之選比入棘恭人享之酒而具以儀制公前閱場

屋之弊爲規且曰賓興大典諸生嘔肝三日而後成卷君母效他人以踈成怠苟取具故事以充數哉於是按察公愈不敢溺其職而是科獲雋爲多當按察公自司空郎陟外臺使也臺務控僥或退食稍從容恭人必促之出曰此非郎署之優游也願以一勞博衆逸幸毋令投牒者餒而伺君時有以財計議者類務搏縮以悅目前恭人笑而語按察公曰一柱一絃誰當其續今減汰太過脫有不虞之費則又將重科於民乎此皆縉紳之所不能言者按察公嘗奉其母盛恭人宦蜀已盛恭人歿於官與恭人扶櫬而還道經灩澦忽維楫敗舟蕩而幾覆其櫬恭人撫櫬大慟曰吾姑以生來而今不得以死歸吾夫婦縱從之死不爲天地之僇人耶乃計分二舟以其一居按察公父子而恭人自居一舟與其櫬俱冀以朝夕上食其蓄意甚深非人所知也訖度峽口下江陵而南舟竟無恙凡按察公敷歷中外垂二十年而所至皆以恭人隨其規勉切劘注厝擘畫動諳大體有出于尋常禴祀

賓燕饗殮縹績澣濯之外者類如此蓋誠不媿於
按察公益友之稱匪直內德茂也按察公素不問
生產而以其家秉悉倚辦於恭人以此盡罄其心
力拮据其家以勃發沈氏其禔躬也約其課子也
嚴其馭臧獲也莊而惠其處姑妯也敬而有禮其
待外家也至老而孝不衰於父母而未嘗有斗粟
尺帛之私故中外斬肅衣廩完具而坐令男子無
纖悉內顧之憂既以成其夫復以成其子均能以
文章政業鬱爲當世鉅公則其所從來也已昔李
獻吉之志其妻曰妻亡而後知吾妻按察公方述
之以自擬余獨以爲妻之賢必俟於旣亡而後知
則其賢亦有間矣及考其所志亦不過禴祀賓燕
饗殮縹績澣濯之瑣細乃恭人諸所行事則皆儼
然烈丈夫之所爲也視左宜人之賢又奚翅徑庭
哉顧晚奪其子而卒殲其身假令造物者真以美
好爲不祥則恭人當之矣此按察公之所以悲不
能自言而使予言之也按察公名啓原與恭人生
子男一卽自邠娶王氏先恭人卒女子二長適太

學生楊繼芳次適縣學生卜鼎孫男二長麟禎聘
 陳氏次未聘孫女二長受黃承昊聘次受項洪謨
 聘恭人生於嘉靖某年某月某日而以萬曆庚寅
 三月十四日卒春秋六十有三其稱恭人者以其
 夫與子之貴蓋兩蒙封誥云銘曰 賀又 矣 歟 歟
 為按察公也妻而不偕其老為太史君也母而不
 食其報豈悲愉倚伏之常而人生缺陷之難保吁
 嗟乎亦已焉哉而幸其不亡者尚吾言之可考將
 妥其靈於是也惟以不永悼

楊母張孺人墓志銘

始余得贛榆楊君三省於禮部既逾年楊君來領
 嘉定校事與之語益相得驩甚知楊君賢也楊君
 有母在贛榆以年老不克就楊君之養則居常悒
 悒以思嘗述其平生丐余文為之壽知其母又賢
 也又逾年邑之諸生感楊君之孝而念其違親之
 遠各為詩咏歌之復從而圖繪之將以遺其母代
 楊君稱介壽之觴未發也而其家之人以母之訃
 來告矣楊君拊膺大慟仰天呼曰痛乎三省之稔

禍亟也已不及含其母乃母之無辰更不能須臾待以徼終惠於大方之君子則三省何以生爲也獨吾母勤一生以勞於楊氏而歿無一言以責其遂將遂泯泯已乎因自爲狀蓬跣而匍伏余謀所以不朽其母者嗟乎慈與孝俱出自天性此蒙莊氏所謂無解於心者也顧其事有不能兩至焉詎非以施報之德殊哉余數見楊君語及其母則眉間輒隱隱色動不翅若孺慕然固知其母之所以育鞠楊君者匪他人之爲母者埒也蓋贛榆於淮陽爲陋邑其地故無生聚之饒而楊氏家世業僱特單寒甚而母又貧家女復鮮資贈以厚禪其夫而一室之間上舅姑而下子女何有何無悉倚辦於母之十指以營朝夕殆瑩瑩如也比夫亡而誓栢舟者又十餘年則計無復之矣晚得楊君起諸生博一官於江南卽佳麗之區匪乏穠鮮甘脆能輦致於江山千里之外差以報母而楊君守官廉終不欲以養母費累諸生以是母之食貧如故而奄然逝矣其始終艱難可覩也茲孝子無窮之感

哉按狀母張姓亦贛榆人其歸於楊蓋生十九年矣而楊君之父諱澄亦嘗領縉雲校事卒官而其葬也在邑之某岡某原今以母祔云母年八十卒於萬曆戊子二月五日而楊君卽以是年某月某日葬生有三男子長卽三省娶徐次三聘娶王次三接娶孟女子五人以縣學生韓養蒙鴻臚寺序班裴煒縣學生龐錫類暨任恒心徐有光爲之壻孫男子十人如松如栢如桐如梓如楠如杞如梗如棠如梅如樟孫女子七人曾孫男女各二人銘之室矢其勿刊

沈叔良婦周孺人墓志銘

太學生沈君叔良旣喪其婦周孺人悵悵然若無所之也惘惘然若有所期而不反也與人語涕輒淫淫下而莫知其所從也未幾而有幽憂之疾客曰子慟矣得無病乎叔良曰奚而慟也以吾之薄

歸不園和
文編卷之八
三言示
祐而益悲吾婦之無祿也將安所而復得吾婦也
吾是以慟也當吾之孩而失恃也吾先侍御憐而
鞠之哀則提吾而付諸保氏也忽不戒於燎幾無
以生矣則熒熒然而痛吾母也比髻而受繼於仲
父也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義不得顧其私親矣
則子子然而愬吾父也亡何而侍御公棄諸孤矣
生無一日之養則何以子爲也而方幸婦之來以
相協厥居也亡何而仲父猝罹虎冠之難矣則委
其家而瑣尾於四方也吾是以有白門之役而爲

翹翹也而爲蕭蕭也黽勉有無則惟婦焉是賴也
逮三年事乎仲父復於子舍矣業以須臾歡承仲
父也而仲父之咄咄如故也亡何而仲父齎恨歿
矣則破帑而喪葬之也冀以旦夕按堵而拮据而
室也亡何而婦奄然病矣百醫療之不能起也嗟
嗟天乎恐懼之與而安樂之棄也自古記之矣吾
是以慟婦之不得其終也客以叔良之言來告余
曰傷哉叔良也則過叔良而視之疾叔良曰不肖
非病也以婦之遺骸未有所安也余曰何以安之

也叔良曰葬之不得其地也以從所後而穴之無當也以從所生而禮之無據也吾是以轉展愁思而莫之興也余曰嘻有是哉則退而謀諸其伯氏也伯氏曰季之戚也吾殆甚焉先侍御之所怙也有其舉之敢不惟季之爲於是叔良聞之霍然起曰吾病其有瘳乎遂蠲吉而營葬事而自掇其事行以授狀於陳大夫某也而踵余丐之銘於乎叔良故吾家情也而吾女殤焉今見叔良如見吾女也忍無辭以攄叔良之悲矧稔悉其婦賢也則陳

大夫之述備矣其言孺人生而端靜幼不喜弄也長而言笑不出於閫也成其爲女也而歸於叔良也肅雝而見諸廟輿頌集焉終日欽欽不恍以惰也成其爲婦也舅之嗃嗃也婉而劑之以不及於厲也叔良之齟齬於世也抑而柔之以和其德也夫之姊長矣而事之如姑也母敢以敵禮加也而徭其大姑之息以需之字曰無忘先君之思也滌瀧之進也錡釜之潔也以待賓祭也躬執之爨而代之紉也以時臧獲之寒餒而爲之所也慈而戒

殺也卽一蟻不戕也迄死而猶屬其家母以血肉
供也則白衣大士之教也其賢未易以更僕數也
猶曰其細也迺孺人之始歸也沈氏之禍亟矣而
孱然弱女子也鮮不岌岌懟矣而劬勩之勤也跋
躓之劬也蓋皇皇而須之定焉以用康而逢其吉
也準於彤史則保世定傾之主也可不謂之難哉
而叔良之所以轉展愁思誓以終始之者非妮也
亦成其爲夫也已按周氏崑山世家父大倫鴻臚
署丞母金氏生母侯氏而孺人之生以嘉靖丙辰
十二月之四日也其卒也爲萬曆丙戌五月十四
日年僅三十女一人側出葬以某歲某月某日而
葬之地爲某原叔良者名紹傅銘曰王外文所
胡昇之賢而擠之顛而闕之年而一息之弗延胡
然而然將可信者人而不可問者天而必俟吾言
以傳於乎是爲周孺人之阡中之所宜也

墓表

明文林郎吏科右給事中許君墓表

今之用人者率以皮相收天下士苟其影響形迹

之間其人或類於君子或有類於小人則動以意而逆之遂深信而不疑於是腐爛無能之徒輒以廉隅見重而侷儻不羈負長材而懷利器者以其外之不能自飭而併弁棄其中之所有往往無當於推擇藉令國家猝有緩急所倚辦以屬大事者又在此而不在彼也唐之柳宗元其文章妙天下不稱一代之才傑耶當其時偶爲倖相王叔文所引內因欲相與共興堯舜周孔之道建利安元元之業而一與之睚遂不能自脫而羣非刺天矣其何以求暴於世獨其友韓愈氏祇惜其少不自重而決其爲君子不爲小人無疑也逮其旣死而羅池之祀至推之爲神而後世之論始定嗟乎語云人之相知貴相知心非是之謂哉悲夫吾友許君雲伯之不幸而爲分宜令也又不幸爲分宜令而見知於柄臣也夫令等耳而難分宜何也分宜者故柄臣之鄉也會其令缺而君適以是年舉進士方需次吏部柄臣問可代令者於故分宜其人以君對柄臣業目屬之矣君聞之色沮次且不欲行

客患之曰君豈虞其浼耶而第知爲分宜令耳遑恤其他也君大悟始慨然赴之旣入其境而問民所疾苦邑故壤瘠而賦繁民已不支而時屬大侵死徙略盡君亟下賑貸之令又白之上官請輕齎以裨民之不能共賦者于是流人漸集邑大稱便異時會計毛瑣衙僧穴其中有所上下以爲奸利君乃劄總規檢括之自是歲輸之數較若畫一而料量以平邑沮而藪盜君嚴什伍法令民自相司祭而盜無所容咸望風解散屏匿旁縣去旣邑事

有次第然後徐葺絃誦之宮與其秀民勸學興禮而教化大行大都君之爲治急於拊循緩於督責若烹小鮮然惟恐傷之日惟默默坐堂皇而已而諸務靡不辦給以故他邑奏治行卒無先君者柄臣聞之大喜曰安所得賢令如是卽其舍人子素桀傲無比亦來輸款以交驩於君居三年天子召入爲戶科給事中君未至柄臣父子已遣人馳肴酒迎勞之於郊至則合樂大饗之膝前上壽若爲其邑之父老子弟稱謝者已潔厨傳續菟水以

休舍君示無相遠也君故坦洞不爲機防於人而
又見貴人以禮至勢旣難於引嫌而更以身都補
拾當 肅皇帝神武操下之日藉無所主則禍且
叵測故欲行其言不得不與柄臣父子暱而其在
諫垣時卽數數要說而事多報可則以密勿爲之
地也始漕政大壞歲所漕粟所不能盡致太倉者
動以百萬計君曰今司農財力詘矣而儲侍復不
繼有出無入其何能國乃上便宜十事其大者早
會計理綱艘䟽淤道塞賂竇革冗差清收納要以
察官之邪寬軍之力爲長久慮司農覆如君言卽
著爲令故至今漕粟無後時至者遼人饑當事者
以外迫彊虜恐其乘吾之敝卽欲移粟賑之而其
地阨塞艱於陸輓廟議洵洵計無所出君䟽請發
東齊三郡粟航海而輸之庶道不爲梗而民可祈
旦夕之命䟽行而遼人遂甦凡此皆有關於軍國
大計而其所言匪直人之所不敢言亦無有能爲
君之言者蓋君微時嘗應科率之役出入於里胥
中灼知民間利害故精悉毫釐而濟以䟽通敏練

不爲章句之所束縛故張弛中窾益爲柄臣之所
器重數游揚於公卿間將以大用擬君而君宅外
難去服除補吏科進右寢寢顯矣亡何而柄臣
父子爲言事者所摘發天子赫然震怒屏其父
而殛其子根株其素所附離者盡置之法誅竄有
差而君獨以無所免僅免其官而已君旣解官歸
歎曰誰令我爲八司馬哉而向也則分宜令爲之
崇矣天之所譴人能逃之乎已歟命也蓋自是對
人略不作咄咄書空狀卒乃歎曰大丈夫不得志
於時已矣寧終爲溺下灰乎則間斥其餘智陰攻
計然之策而稍規其什一以恢拓其上世之遺久
之漸至饒裕裒然稱素封矣乃益市田宅起甲第
構奇花異石窮苑囿臺池之勝而日召賓客與之
爲長夜之飲鳴箏站屣譁浪嘯呼酒酣耳熱則仰
天而歌烏烏豁如也而視禮法不翅若讐之矣至
其事親孝執親之喪哀遇諸父有恩禮族指無算
而咸待之以舉火撫故人之子如已子售產而倍
其直急人之難解人之紛常忘其身之瘁而爲之

庇聞人之過寧面折之能使人頸赤而不匿其怨於心其他泛然之交率居其厚而不居其薄其折節脩行斤斤然不少自恕又如此而迹其磊落俊爽皆古賢豪長者之所爲而謂其附人以媒富貴者豈其然哉且其始末未易明也當柄臣用事計居帷幄之日殆逾二十餘年雖嘗竊天子之威惠予奪黷貨而紊政罪已莫贖然所謂二十餘年間其進賢退不肖亦未嘗不循故事而盡行其私其得失相較終不勝正迨其既耄南北多故亦思

網羅一二豪傑以彌縫其闕而收飾天下之耳目卽世號大儒者不嘗爲其所引內乎則又何論於君而君固倜儻不羈人也其平生旣無廉隅以自衛而一時影響形迹復類多可疑則安能自解於皮相人之口乎夫照乘之珠連城之璧此天下之至寶而清廟明堂之所必需也假令不幸而脂染於奴隸之手雖其精光暫晦而體質故存爲大匠者當遂棄之而不顧耶而宗元之見暱於叔文君之見暱於柄臣父子夫乃類是顧君不能爲子厚

之文章故世無暴君者至其心行皎然而均於無
所澆決其爲君子不爲小人則千古之論同之也
君之捐館舍有年矣而君之子汝愚常痛其父之
汶汶以沒欲丐立言君子出一語以瞑君之目故
葬君也緩而汝愚又死矣逮君之孫椿齡椿芳始
克葬君而復以汝愚之志來請於予予豈今之韓
愈氏哉顧念與君同舉京兆者幾五十年矣則世
之知君者非予而誰也特表之曰崑邑馬鞍山之
北隅一保翔字圩是爲明吏科右給事中許君之

墓君諱從龍雲伯字其世胄爵里暨生卒歲年
所配所生詳具王大司寇顧太史志狀中茲不重
言

明故郭宜人王氏墓表

翰林吉士江夏郭君正域伴來海上以書抵余曰
痛乎先慈之有域也始教之卒成之而比於域之
貫也未嘗一日養也見域之章縫而出也不見域
之冠冕珮玉而歸也而溘然逝也永訣之無從也
含殮之不待也而安用生子爲哉擗乎踊乎號乎

跳乎天乎傷哉今先慈則何以暝也往先慈之六十也子文之矣是生而榮之也而死之哀之也惟窀穸是賁舍子其疇與徼惠焉願以道周之石請也嗟乎孝哉域也域楚人也楚之名能文章者無數然不以屬而不遠千里猥以屬余知余之悉其母不誣也因叙之曰郭宜人者姓王氏其稱宜人者何從其夫趙州君貴也何以歸趙州君也趙州君故偶於上氏上氏死而擇委禽焉聞王氏江夏世家也而其女誕而獲彩鳳之祥其父母憐愛之

而教之書史宜人卽能解書史曰必以女貴人而趙州君方爲諸生有僞聲遂引以爲壻而宜人之歸也逮事其姑朝夕躬躬自上食翕以孝聞而族人
有嘆其婦慵者嘗遣女奴來覘新婦作何狀則已雞鳴起櫛縱罷而治絲枲給饘饍矣因歎曰娶婦不當如是耶迺愈益嚴宜人而轉相傳滌時趙州君與二弟同居而二弟者日羣少年飲博屠肆間蕩不訾省而客或勸趙州君析煙者尋謀諸宜人宜人曰姑徐之吾初來不可使君有逐弟名也

已二弟果不受約束而謾罵其嫂宜人第擁絮塞
耳若不聞者然卒中氣癱發於乳幾殆二弟始感
悟相驩如初趙州君故稍席世貲而以身隸博士
不得問生作而宜人日爲之拮据其家若菹醢醢
甕旨畜米鹽絮縵絺綌種種瑣屑必躬親而豫戒
一不以煩趙州君令一意經生業而趙州君喜讀
書常至夜分而宜人則別篝一燈緝刺於其側不
至夜分亦不輟以故趙州君名成而試吏奔走南
北之杞之舒之趙無一日不與宜人俱趙州君性

卞急少不耐事而宜人從旁史解雖盛氣必戾

居趙會歲大計有屬丞坐殿當罷令妻持幣果來
爲宜人壽以陰丐寵靈宜人遜之曰婦人無外交
幣何爲也訖返之而姑受其果其人不得請鞅鞅
去而趙州君得無遺玷缺者宜人與有助焉宜人
天性婉惠若於人無不愛而智慮過人絕不作沾
沾兒子態趙州旣謝事杜門而自以施設未竟不
無屬意於二子而宜人所以日夜督課其二子者
尤斬斬隄肅不啻如趙州君未第時而其率子婦

各就子舍斤斤焉早作夜思卽宜人爲婦時節法
平生喜施與而晚更嗜佛晨起卽長跪佛前誦諸
品經及齋而止如是者以爲常其給孤獨已盡證
如來之指而戚里中有子不能娶女不能嫁殮不
能收卹者若負逋責肩踵填門而悉普願力應之
無不當緩急者以故鄉人之祝於郭氏者奢而是
歲萬曆癸未域也爲之兆矣而宜人卽以是歲十
月十三日卒若差舛於果報之說也者孝子風木
之感所從來哉趙州君名懋領嘉靖己酉鄉試仕

終趙州知州宜人人生三男子伯正位武昌府學生
娶詹氏仲卽正域娶張氏季正夏府學生天卒一
女子適通城府奉國將軍華峯而府學生王賓者
則養女壻也孫女三人始宜人之病也業大漸矣
恍惚見嬰兒出戶顧侍兒曰此豈吾神散也吾其
死乎於乎若宜人者匪直閑家茂也亦可謂了然
於生滅之境矣佛理固然何論修短而趙州君卜
以某年月日葬宜人於某山某原而余爲之表其
墓如左云

又系之詞曰胡然而來威鳳迺翥胡然而去幻爲
嬰孺夢耶真耶慶源斯委赫赫興周高禩之祀孰
謂亢宗不由女子鄂城之都文明以止荒彼詞林
疇作其始頌人之貽仲氏洵美以恩以勤以劬以
勩日高其門徽音永嗣石之巍如行道所視

劉子威室顧宜人墓表

同年劉公子威旣喪其室顧宜人將卜葬之而太
倉王司寇元美業志之而內諸壻而子威意猶槩
然不自釋也則囑其子某丙余復碑之碑婦人非

古也古者內言不出於閫故閨媛之秀閫焉罕著
也矧碣而揚諸道周乎迺詩十三國所陳多締綌
蘋蘩錡釜事豈其時婦人自能言之或不能自言
而其夫能代爲之言以傳諸里巷而詠歌之也而
後世彤史之述奏御之書始備矣曷謂婦人不可
碑也而余之碑宜人也則從子威之言悉之也子
威故能言之士其言疑無不可徵信者讀其略曰
宜人顧出蘇之崇明人也父一夔母董氏其曾大
父謚嘗爲比部郎始自崇明徙郡城而宜人來歸

子威姑畜之嚴令辦井臼絲枲事必命之躬操而
宜人踏踏承之一不使人代比繼燭子威勸之休
不肯少休已更三年喪踰毀而得貞疾發卽瀕於
殆也而董家人生作則愈益勤勩然欲寬子威終
不肯言疾始子威起家嘉靖甲辰進士以中書舍
人被選爲監察御史役而南而是時子威之父母
咸在養宜人固請留養不可隨之白下而子威雅
負氣不能折下同事者而間出語或瑕適人宜人
憂其及也史之盍歸乎會請告不果亡何竟罹讒

謫矣於是子威有嶺海之行宜人輿疾與之間關
瘴癘而子威自以遷客不屑營書牘以佐其長又
數勸子威宜奉節守職父之量移近郡圖少帖席
而宜人疾更大作比分察豫州時則宜人無一日
不在牀第間也子威奉檄當按部諸郡縣每謝不
欲行而宜人愒愒謂子威曰君安得以私毀官也
子威不得已次且行而心念宜人不已猶時時請
急而御史銜子威怠事奏調之而子威自是投劾
歸矣歸而田蕪不治四壁立也幾無以自給宜人

曰昔貢禹老且自彊買田爲裝齋計而君在彊仕
奈何坐自困也乃忘其疾之痼操家益力而往往
以纖嗇爭饒下桀黠自饒者語子威斥之持之近
急固其天性然也劉氏因得以廉取致羸而子威
遂絕意仕進日馳騁典墳以文章自娛而間從諸
賓客徜徉佳山水則豐餉立具蓋子威自少迨老
履險卽夷種種裨益無纖芥而不由於宜人也者
宜人居常莊飭言若不出諸口而胸中辨是與非
炯於照燭以故親姻中亦忌其察至於義之所當
則周施不恡宜人生正德己卯正月十五日卒萬
曆壬午十二月廿三日享年六十有四生丈夫子
一人卽某女子三人孫男女各三人子威又曰宜
人素解悟通道家言每語余修證迺忽然去未得
致力化途藐余未通宿命又焉得所詣照觀無礙
智也故余猶病而效昔人悼亡之感余非牽於情
而余蓋有負於宜人也藉令蚤取其言最厲精進
道不庶幾哉信斯言也則宜人之賢固有出於締
綌蘋蘩錡釜之外者宜爲之詞

詞曰孰謂悼亡故非通喪世稱達生無如蒙莊云
 何鼓缶以歌為傷瑜珈四緣實結於腸親因之軫
 矧曰婦良名言懺悔以莫不臧夫子之誦有赫其
 藏

歸有園稿卷之八終

歸有園稿卷之九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祭文

大司馬思質王公告墓文

於乎維公蒙難於 肅皇帝之世迄今二十有八
 年 莊皇帝在御追軫往勞雖甞復其位而物望
 未厭至是臺臣疊疏以請 天子謀於幃幄亟
 詔禮官予之全卹仍贈公官為大司馬於乎休哉
 蓋公論始昭而哀榮大備焚黃之日遠邇歡呼

傳爲盛事其年家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嘉定徐學
謨肅衽匍匐謹以瓣香束帛之儀爲文而告諸墓
下其詞曰泰山鴻毛等死之視茫茫大歸疇爲軒
輊貞臣死讒勞臣死忌讒忌之死又孰能避爲虎
爲龍如鬼如魅臭腐神奇亦祇以異員以詬浮飛
惟檜媚一指蔽目兩儀易位釁孽無端千古所喟
公逢治朝 聖有全智鷓鴣吻旣張姬公猶惴莫高
匪天一氣榮悴閃電轟霆偶逢其懷須臾朗霽雲
慈日慧大明當空一掃氛膩覩彼么麼蕩無噍類
天亦何言久而始示庚戌之變謨方試吏當虜
城疇策其秘公炳幾先遂承 密契南北提戈匪
公莫寄於時帶甲幾滿天地隨公指揮外威內治
方叔召虎倚毗無二豈其罔終胡然伊忒貳師百
戰一戰失利漢負其德孫以爲懟惟公嗣人銜恩
蹈誼俾爾熾昌繩繩而至威鳳祥麟世以爲瑞宛
轉迴天訖成其志 大國典以章家聲不墜死而不
亡以覺大寐鬱鬱佳城滄溟委粹風馬來斯龍光
展賁臣拜稽首以歆 大賜今時何時鳧鷖旣醉

祭少司馬觀海先生顧公文
是歲丙戌九月既望少司馬觀海先生顧公之喪
至自白下其友人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嘉定徐學
謨既迎其柩而哭之於寢至是其伯子檢討君自
京師請卹來奔廼復匍匐馳羊一豕一牲醴香帛
爲之奠而侑以平生之言於乎凡今之交所稱乎
莫逆者貴其互相炙附以爲名高諒非余心之所
向往安可托死生而敦久要當肅皇之在御與
公先後而登朝時共侍輦轂者豈無二三兄弟
憑慷慨以然諾徵飲食以遊遨亦謂朋簪之可樂
而惇誠亢爽烏有如公之示我以不怵者耶以故
肺腑之盟期之百世而綢繆終始奚翅吳公子札
之邂逅乎鄭僑屈指於今又恍然三十餘年事矣
其間萍蓬飄忽風雨翹蕭或膏肓之鍼砭或患害
之憂勞眼青頭白匪一夕而一朝回瞻故舊影響
寂寥詎意桑榆之未造吾兩人者偶相繼而晉陟
乎大僚顧泰運難逢矢相推而相引廼成功易退
倏時息而時消猶憶金陵之悵別慘執手於河橋

所幸樞臺在望帶水非遙問遺絡繹瓊玖木桃余
方屬公以光輔太平之業而公亦時時燠我於寬
閒寂寞之郊令彊飯之音無一日不聆於耳而拂
衣之下更欲俟我於江臯胡袞衣之思尚寐無覺
而翩翩丹旆颯已乘天風而駕海濤豈公厭世無
樂乎久溷而俄然示疾遂離苦惱而蚤脫於天攷
若公者榮名盛位疑不辱於旂鼎而高薨大闕復
駢映乎鳳毛在造物之取數於公亦得其饒而獨
遺一老攬鬢蕭搔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莽孑立於
宇宙曠四顧而無聊痛百身之莫贖魂恍惚而不
可招撫靈幃而一酌邈千古而長號於乎

再祭顧司馬文

維萬曆十五年十月十四日少司馬贈御史大夫
顧行之先生將塋於崑山千墩鄉 敕建之新營
其友人徐學謨謹持香帛肴酒來自嘉定匍匐百
里爲文而酌之曰於乎公之捐世已閱歲於茲矣
自公之訃至自秣陵也細檢來書真耶僞耶恍焉
如寐吾蓋哭公於家矣比公之喪返於鹿城也遙

睇丹旌是耶非耶音響如存吾又哭公於公之寢
矣日月于邁霜露繼零公之遺骸將歸窀穸祖公
之輜文公之塋存吾一息成公千古蒿里慟他生
之卜夜臺蔑再旦之期吾今又哭公於野矣幽耶
明耶玄堂窈窕殘生枯淚他年宿草於乎痛哉人
世悠悠誰免斯丘匪朝匪夕雲行水流以生哭死
死若可憂以死視生生者未休凡公所享名位祿
壽幻化之榮疑無不有存順歿寧更豐其後賁公
入地四方輻輳風馬雲車 天子所授素冠縞衣
孝子之友公得其死生者奈何下流之會如江如
河人貴長世爲累實多老成不作寂甚巖阿誰與
暢飲誰與嘯歌我今酹公公不可呼

世會祭王大司寇文

於乎大海茫茫婁江瀾瀾洪流環匯孕靈毓祉是
生偉人爲世毗倚桓桓我公天挺豪雄瑯琊後裔
奕奕家風公濟其美文虎人龍冠年通籍翱翔執
苑掉臂升壇指揮群彥片語崢嶸千秋弁冕中罹
家難退咏蓼莪時而嘔血時而嘯歌名高寰宇山

斗差我巨源存故旁求嵇紹豈伊匏繫而不應
詔乃亟其驅彈冠奮蹕彊焉卧起一羽雲霄于藩
于撫將歸中朝高明神惡讒口咆然公復東山麻
衣草履戴髮爲禪朗解宗旨逝以終焉濃華一洗
先公蒙卹忍棄明時已食其精何計糠粃金門避
世愈益其竒誰之好爵能爲公縻旣佐留樞遂登
八座恍惚目前浮雲飛度夢寐弁州 帝閣累疏
乍試遄歸菊松如故我來訪公坐我茂林桑榆兄
弟繾綣彌深香山之約相對披襟曾未幾時公已

示疾豈厭塵囂而耽玄寂嫣然向余若將有適惟
公之生少余四年幸生同地方駕聯翩人以擬公
敢執先鞭不圖今日見公易簀後死奈何無聞可
惜屬續之辭令人沾臆語故有之待全全昌古三
不朽德業文章公實兼之累葉重光公亦何憾臨
歿提撕已成真覺去路匪迷我雖哭公公亦何知
素羞明水酹此一卮

祭大司空曹公文 癸丑年十一月一日 李四

惟公醇誠樸茂忠亮貞堅粵稽卯歲南省賓筵公

獲大首意氣翩翩鹿鳴之會奉以周旋追隨雲路
彪炳後先三朝屈指幾五十年一時譽髦七人
八座公更早登爲霖雨佐始焉敷歷嘉聞肇播廷
尉之平郡閣之卧藩屏于宣激揚摩拊開府日南
滇夷不簸致身匪懈遺國則那荐陟司空允釐
奏課台垣已迫公虞福過未老拂衣風塵蟬蛻矧
有嗣人鶴鳴子和青霄趾美戩穀逾大公也陶陶
偃仰逍遙如箕如頽外臣帝堯周楨商實爲世準
標屢薦不起以敦儂澆平格之壽自天之祐爲祝

大齊俾爾單厚胡遂厭世倏焉箕驟幸子錦旋視
含非偶人稱五福以莫不轉帝卹方來玄堂如
晝哲人大歸於世奚疚所悲吾儕奄其莫覲言念
宿昔典刑不復山川阻脩匍匐恐後延睇寢門銜
哀俎豆以居送往茫茫宇宙於乎不獲公之良友

祭劉大司空文

於乎吾蓋識公於初拜荊州之日而別公於領宗
伯之年平生故舊誰爲可憐京華嬾婉咲語留連
冀以同扶乎非日轂忽驚乎時事之改遷慨風波

之突起致羣非之刺天顧公寔抱可疑之迹而此
心之易曉不翅白日之澄鮮雖當蔓引株連之際
而司空之特簡規輿論之益堅迺公休戚相關
之念終不肯負人於泉下而翻然勇退寧投紱而
歸耕于西陵之田予方遜野未嘗不歎公之身完
而名全也莊周有言入水不濡入火不爇惟古之
至人有焉而公之所以能不濡爇于君臣朋友之
間而一無所免兩有所捐者豈直天稟之純固而
亦其醞藉于問學諳歷乎世緣精且熟矣故以其
身輒置之事外而其智常炳於幾先奈何避咎之
舉已蟬蛻于泥淖而陽九之厄竟委化于遊僊一
疾不起孰繫之顛人之君子天之小人有味斯語
胡然而然予不能無并州故鄉之感而懷賢悼往
致一慟于數千里之山川

祭周文恪公文

於乎惟公醇實敦龐博學彊記執而不怵剛而有
制真朝廷弼亮之資而後生典刑之寄其所以
久歷清華尚虛簡注者非其止或尼之實欲醞

醜老成以豫教乎 儲貳廼世之知公者以爲天下之大事可屬而不知公者遂謂其袖手無爲徒坐擁乎虛位故爰立之命稍稽而萋菲之言猝至俗降風靡時傾道否謂巧速之愈于拙遲不幾乎以淫而破義廼令公生負不白之心歿齎無涯之志幸 聖明之瞻矚非浮言之可蔽特垂閱於朴忠而所以贈卹於公者典制爲之隆備念昔與公同曹共事匪直周旋嫵婉彌篤於維桑而定是稽疑實藉公以翊贊乎寅清之治春明揮手日月幾

何予方追箕顛以歌堯公已捐壙埃而長逝於乎得全者昌難居者勢公雖未陟乎高危尚不免於衆人之讒忌以是益占駭機之叵測而功名始終誰能自保於汶汶之世蹇余遯野之夫不當復止于乎朝議顧信公平生之死靡二將致慰於九京聊陳詞而酌絮儻英爽之如存冀儼然而來戾回

祭徐涵泉同年文

於乎昔在 肅皇癸卯之歲吾蘇之獲雋於京兆者蓋三十有八人今去之四十五年鹿鳴之聲猶

洋洋在耳而其間升沉存歿已不勝其變而屈指存世者僅餘八人焉廼客歲之冬太倉人又以公之訃來告矣以公位躋三品年踰古稀似續滿前考終正寢造物取數豈謂不多遙睇靈筵夫復何感顧念吾黨聚遇一時自盛徂衰以居送往慨風萍之易散感晨星之寥落令後死者其何以爲情耶惟公篤實之資果銳之氣心有獨詣事必竟成當其豹隱則精研舉業爲博士家之所宗逮其彪發則力主講壇爲海內縉紳先生之所向往故宦轍所歷南北響應名宦碩士多出其門比於學禁方嚴而公已退耕於野矣世之知公者孰無未究厥施之嘆頃年崇祀姚江其徒寔盛揚波助瀾幾掩洙泗蕭朱推引必有起公於更老之任辟雍之寄者而公已奄然長逝矣道之將廢數之不偶其由人哉前年王司寇書來約欲共舉公七十之觴吾時扣劾杜門未有以應也日月幾何廼竟以一杯酌公之死於乎士生斯世幸而產同其鄉舉同其歲仕同其朝隱同其處而相望五十里之近周

旋於四十五年之久然與公相見之日有幾其從容論議接杯酒殷勤又復有幾而恍惚夜臺遂成千古此佛家視世界爲夢幻等人生於露電有以也於乎哀哉

祭王華松府丞文

於乎惟公之志介確精專惟公之學該博窮研其談論可以發揮于事業其著述足以媲美乎前賢柰何少罹孤露數歷迍邐逾彊年而通籍睽門巷之蕭然望雲衢而策足有勢人以爲之先鞭苟委

心於附麗亦何憂一日之不得乎九遷乃彼方有意於推轂而公已歸養於林泉邈焉棲遁一去十年逮於還朝時移勢異白髮郎曹目爲淹滯誰復知公適余在事偶推引於當塗而公之聲聞遂隱然流暢於好少之世乃晉符卿乃陟大理緬迴翔於兩都占名實之具美量移京兆暫還梓里挹金紫之輝煌漸台衡之有俟人謂天道有屈而必伸而爲善者豈茫然而終無所恃歲之元夕公來過之昏夜執手慨焉歎歎方叩余以進退之計余

亦俛首而莫爲之主持旣而扁舟西矣公忽病瘍
余知瘍非死人之疾或不久而卽康胡彌留之信
倏揮手而脫乎塵世之秕糠豈柴瘠之軀畸窮之
命天之所畀人之所當氣數已定亦何論乎造化
陰隲之可常余始因顧司馬而知公今因公之逝
而益悲於顧司馬侃侃兩公俱在地下眇余何人
一息暫假老成凋喪有淚如瀉公素嗜酒酒至忘
情中山千日烏知死生我今酌公徹於九京公將
大醉不求其醒生前萬事付之冥冥

祭唐婁江憲副文

於乎公之生世七十五年等計歲數亦謂久延自
余屈指從後瞻前遽廬之宿冥昭遞遷人生寄耳
倏如飄烟公始讀書東林禪寺公爲壯夫余猶垂
髻相繼登朝共淹郎署長安少年憑藉意氣指
天誓日勲名唾致接衽聯鑣嘯歌嬉戲揮霍風埃
調咲貴勢每一暢飲常至達曙馬上之言公或能
記日月無窮時稱得意焉知來者河清難俟公大
拍手云復如是俄而轉盼俱失雲霄東西南北風

皇不臣和 卷之九 三頁
雨翹蕭偃蹇跋躡天路彌遙公旋惟忌歸掩蓬蒿
予雖蹭蹬猥歷大僚解組之辰及公在野相顧莫
逆非悠悠者日隨杖履以酬宿雅娛彼粉榆香山
洛社月夕花朝尊羹鱸鮓如何一病奄忽彌留策
箕而去八極九州人生有盡彭短殤修自古英雄
疇免一丘公抱甚宏公施未究寄情賭墅眇末宇
宙魄磊盤胃藏疾溷垢臭腐神奇莫之或覲平生
知己予辱其舊以茲酌公夜臺可畫亦歸又

祭同年孫主政文

維歲癸卯偕公歌鹿比于庚戌共光日轂四海兄
弟矧也鄉曲人艷其同富貴紛郁我同其心矢蛻
泥濁俗之靡靡公鎮以朴俗之喻喻公正其鵠孤
騫介峙幽林寒谷動爲世畸好則我獨如芝如蘭
企彼芳躅士路孟門惜摧其軸積不及施遄歸初
服豹以文藏龍隨時伏中軍旣廢內典尋讀人事
罕通杜門裹足如是三紀英標朗矗卒成公志羞
我碌碌泛濫飄萍幾于覆餗謝事之後曾遺尺牘
嬾婉綢繆至老彌篤德音不遐比于金玉謂靜者

壽後期可續日月幾何公遂不祿予來海上臨帷
卒哭人壽百年七袞匪促卽位少慳鄉閭群矚顧
惟乏胤爲天之酷幸有良嗣爲公匍匐靈輻遄發
以安骨肉匪我誰銘音容在目平生知己鑒茲芻
東郊先嚴士節正門對對其神赫不又歎豈能
祭顧龍海符卿文
於乎龍海公真不起耶吾不見公業二十年所矣
前年過公公方引疾杜門遂阻良覲去年有索詩
爲公開九袞者知尚彊食無恙也乃今竟溘然逝
耶蓋吾生二十六年而識公于海上當是時公年
四十猶困逢衣然視其貌脩然瑩皙宛類玉人聽
其言纚纚然流沫成珠縱橫今古梔其意氣翩翩
然慷慨然諾雅有節俠之風以故邂逅投交冀以
青雲相炙附而猥惟謏劣幸藉先登而公迫艾齡
始取科第冬曹題柱鬱爲名郎旋進符卿置身禁
近台階伊邇日見顯融矣老驥千里謂當遲發而
遠至乃讒忌藜之一斥不復遂令公終老于寬閑
之野寂寞之濱而平生蘊藉十不一施昔退之傷

子厚之文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三復斯
言能無內愧于公耶顧造化悠悠乘除遞轉其噓
其摧雖彼蒼有不能以自主者以是能奪公之大
官而不能不畀公以老壽露香池館日月優游蘭
玉森庭詩書接武迄于大耋高朗令終夫安知疇
于彼者不羸于此耶公固可以無憾矣緬惟疇昔
與公追隨桂檝秋風龍江夜月聆過雲之麗曲舉
浮白之清觴仰天烏烏莫省旦暮居諸易得霎見
滄桑異時賓從奄忽盡矣而獨吾與公儼然長世

陽關出客何日無之今復祖公悲來曷已臨風遙
酌瞻睇几筵靈爽如存薄言鑿只

祭王麟洲奉常文

於乎繫一氣之吹萬驅日月以如馳哀浮生之騁
隙安得不因公而重余薤露之悲方公弱冠之歲
與余邂逅于京師猥通家之契誼辱嫵婉而同之
挺丰標於物表纚纚乎揆雲漢而吐虹霓媿伯也
而尤特旋取科第而迭奏乎墳簞旣逢家難同賦
離資歌蓼莪而歸苦土逝與世而長辭余時罷守

脫屣難危幸左提而右挈振藝苑之歲莠旣訂婚
盟於弱息將指百世以爲期一水相望還往追隨
和同聲於空谷庶幾遠謝乎磷緇會 穆皇之在
御干旄紛耀於海湄感奮飛之同日乘雲路以差
池自是東西南北奔走支離而公猶忘厭囂濁心
薄纓綏或方進而忽止或外應而中摧顧令驂騮
窘步駑馬乘時已予避言而遯野公始得路而揚
鬢遂秉兩藩之文鐸尋司七廟之鴻儀余日冀公
以大用行將迫次于台揆矧值 聖明之倚注亦
何異于順風而推移而乃二年不見二豎可疑謂
醫功之必奏倏揮手以乘箕計三十年之升沉存
歿不爲不久而滄桑變幻恍一瞬而靡遺然則百
年亦如是耳果速化者之爲短而後死者之爲遲
耶第以天之生才自古難之以公之瓌璋不能盡
究之于蒼生社稷而平生事業反因竹素以代鼎
彝此余之所以歎歔不禁而致憾于冥理之渺瀰
也

祭練城沈中丞文

惟公彊立之志精敏之才細之不遺寸米鹽瑣屑
大之可以運量乎埏垓當其秉一意以獨往不啻
如百川注海有賁育之所不能迴蓋公邁迹于菰
蘆之際故動忍成德人以是知其平生器業之所
從來自花封而晉陟乎天署自天署而迴翔于外
臺逮羽儀極卿寺之選暨填撫歷閩海之隈豈直
文經武緯足爲憲邦之準而幽疏遐剔凜乎排山
嶽而振風雷予方環視乎宇內而深惟孔子才難
之歎未嘗不高目于吾儕而揣公之可以屬大事

也嘗爲之嗟引而樂推公今已驗白于斯世將侵
尋迫次于崇階吾日望公以大用而公惟二豎之
灾矣遂令所施之莫究而凋謝之會益以占吾嘉
氣數之舛乖顧公非一鄉之士而西州涕淚其能
已于殄瘁之悲哀盼靈帷而如在薦清醑于觥壘
一以攄里門停杵之感一以展山陽聞笛之懷

祭蘇封君文

婁水洋洋朝宗于海蜿蜒來斯鍾靈有待濬發其
祥吉士藹藹吉士埋精剷彩載錫其光亦胤

之速桓桓封公群倫是邁天篤其衷不怵以忘月
旦歸之鄉爲之楷乃生侍御正直爽塏花封籍奏
巍然簪笏曷邪不觸以爲邦賊 天子羽儀揚于
要外惜公逝矣莫覩風采卽被 綸褰徒滋涕灑
風木之悲漬于九陔寂寂殯宮霜露數改岷岵之
思鬱不能解滇南納節有亟其趾茲成寔窆夜臺
黻黻譽命方來旂裳鼎鼎子孫繩繩仰諦真宰某
附葶葭虔脩蘭茝渺渺雲車庶其歆愷

祭王怡樸封君文

維靈溫厚惇龐恬熙靜適棲迹蓬荜至性天植生
無所好惟耽玄寂勒而行之逮耄靡數處處在在
芝房丹室桓桓長君天衢邁迹經術治行於時赫
奕 帝命孔章膺是綸紉翁也不有屏居如昔豈
無膏粱以木爲食豈無繡裳草衣爲飾海上神山
仙風籍籍庶幾遇之何物可易古人有言生非愛
益鴻寶之說冥理難測以翁驗之似得其術願真
葆光美其顏色旣壽而康永昌逢吉住世頗長行
開九袞將百其年溘捐一夕絳節雲幢遨嬉宕逸

子孫滿前顧生酸感翁視浮埃藐焉一擲我来酌
翁几筵如拭富貴壽考造化所畀無之爲難翁兩
無失八公在門後先追軼詎隔幽明恍然歆格
山風祭支封君文之曰
於乎人亦有言是父是子匪其啓之疇肇厥祉匪
其承之疇濟其美駢映斯輝偏舉則戾父子之間
其難如此於維封公蔚爲儒宗醇懿內醞軒磊外
融肥遁丘壑人中之龍天厚其藏留餘似續篤生
賢胤以昌式穀一經之遺義方隄肅英英學憲

越人倫掌 帝之制司士之衡出入宣猷朗潤溫
文冰蘖是勸譽命上聞公方在野自夷田父其門
如冰歲時作苦象服之膺屏而不御吳俗怙侈稍
得易盈公貴能賤凜乎凌兢萬石君家爲漢名卿
豈曰偶然世德相成學憲請告爲公色養豸繡庭
階閭里歡暢典刑在茲誰不瞻仰方期上壽繞膝
優游終食其報庶永天庥如何一疾奄邁彌留安
樂未幾遽罹百憂彼蒼夢夢胡云福善饗饗長年
俾世奚歡某附葶葭曷不縈睠深惟冥理恒靳令

名名苟不朽還於太清天視民視降鑒昭明公今
揮手翱翔玉京東芻薦酷以侑雲旌

祭朱象齊文

禮稱祖公濬祥毓祉譬彼造周仁培豐芑於惟大
公慶源所鍾弱齡奮蹕文虎人龍廻薄膠庠標峙
山斗公孫射策逢時不偶晚對公車鬱爲士程抱
羶擁比漢沔風行澹慮寡營竟返初服燕翼詩書
詒謀則轂天祚賢胤再錫之光發未盡藏俾熾而
昌延及雲孫益恢令緒爲 帝分猷悅安黎庶我

嘉濱海饑疹駢災令君撫之狹濶時裁清白之聲
莊公雅訓視履其旋於茲考鏡梓鄉伊邇絕訊遠
嫌萬石君家不肅而嚴率祖攸行淵源有自凡沐
綏柔曷不遐跂公方色養壽考維祺以安令君引
領大齊胡然一夕溘焉蛻迹令君之傷民爲銜恤
奔走匍匐矧我縉紳停杵之感敢後小人咨嗟弔
望老成凋喪同我父子一寫悲愴束芻之意長跪
于將躬莫致之吳江洋洋問之傾公梓子也

祭郭趙州文

語有之不知其父視其子余仕楚也父嘗衡校諸生而識太史君于儔伍中問之則公仲子也太史君溫醇端重質玉相金蓋知其得于家教者深矣故於趙州公卽未聆音覲面而其型範於家者固宛然可睹也曩太史君公車之對余實籍奏之又嘗以夙雅而乞余文以爲觴祝比母沒而并志其墓則公父子所以交驩于余父子間者誠非他人比去年秋得楚賢書公之伯子仍登雋選宜家庭相顧以爲喜而余方慶公之旣壽而多福也乃卒

然之訃又胡爲乎來哉山川阻脩越在二千里之外而海隅僻壤絕無行李之通有懷于中荏苒隔歲知自恧于通家之義而弔死者不及於哀尚可謂之禮耶遠道東芻靈其降鑒于斯否耶神爽莫違尚祈毋吐

謝對祭邢北橋文

於乎曩君之捐館舍也余嘗弔之於婁浦之濱逮今荏苒已二十餘年矣君之子始得營君宅兆于祁江之上而一水相望寔與尚書之墓而爲鄰邇

西來之龍氣挾潮汐以擾馴而于稽在昔能婁發
乎俊人始知其家墓君之緩蓋有所待而矢謀殫
力亦何嫌乎歲月之逡巡故襄事之日執紼之辰
瞻旌幢之搖曳集車馬之紛綸白衣冠而送君者
皆孝子之友何僕僕而跋跋于是益信人生有後
之爲貴而君之盛德允獲報于冥冥錫靈區而荒
吉壤更千百世而藏君之魄以安君之神屬馘穀
之是遺占方輿而未艾而他時風雲之會褒綉之
榮將起公于九京之下易韋布而爲冠紳此吾儕
所執以爲左契而天道之陶鑄乎群生者誠不必
在于其身倘君如在幸歆吾一杯之酌而仙輻端
發其亦諦聽吾言而暢然于存歿之妙因

歸有園稿卷之十

文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祭文

祭外舅王翁姑文

於乎人莫大焉養生送死恃以周旋曰惟有子我
 舅我姑溫室窮途足不踰闕坐成稿枯匪無嗣續
 終鮮式穀巍巍高堂何異瑩獨曷飲食之有女如
 玉女儷於茲其敬不衰承歡之役端其婉而中道
 之折百憂軫結疇之瞻依兩家睽絕幸繼之室視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 二百六
如所生寒暄訊遺慰彼九京親顏稍舒而我復外
骨肉之間滋其變態奄其逝矣含斂奚賴家難旣
作暴露十年諸孫幹蠱綫緒僅延矢謀襄事獲掩
重泉於乎生之無祿死寧弗哀迺終始薤露難
裁有女之子百里而來淒其銜恤敬獻一杯靈輶
徂發以酌夜臺

祭外舅金翁文

維我外舅金翁以萬曆戊寅冬奄嬰末疾時謨方
晉貳司寇行李北征中心如焚常慮其不起迺歲

歷甲申謨謝大宗伯歸翁尚無恙猶能執爵作勸
酬禮意謂大齊可交睫至矣迺今乙酉之七月溘
焉化去豈禪家所謂示寂耶於乎翁無所望於世
矣獨翁旣歿而鄉里衣冠復有如翁者出耶敬蠲
吉於化去五七之期用偕我婦薄設樽俎爲文而
哭之曰於乎翁之度世壽考維祺翁之屬纊委順
含嬉晷本支之振蟄紛照映而蕃滋藹慶門之永
祚咸彬彬奮踔於書詩目覩百年之全盛僥揮手
而乘箕閔人間取數之多寡復何致憾於毫絲迺

卷切西州之慟鄰與停杵之悲所以匍匐咨嗟而不能自己者蓋傷世風之日下古道之陵遲天不憖遺乎一老令鄉閭族黨何所瞻式爲父師嘗鏡翁平生之素履所謂無巨細無幽顯一稟於儼若之思自垂髫而當室經營以迄於期頤凡出而莅官入而行事曾見有片言之少玷一行之足疵以衣冠則不棄於閨闈以嗜好則不逐於波靡卽以鹿城之繁麗環甲第之歲蕤其間乍隆乍替旋起旋墮不啻如滄桑以遞變而翁處豪右必爭之地

輪蹄互湊之區顧其家之用康子孫之逢吉屹然等喬嶽之不移蓋惟先之以敦朴主之以不欺驗脩因於證果時愈久而人信之卽家之素封之富而榮獨者攝其威儀藉令與郭有道王叔度論世而度德亦何古今不相及之疑而公今已矣胡能止行道之虧缺矧以謨小子之不肖辱忝竊於門楣凡三十年進退行藏之際孰非翁之左挈而右提故翁之所以鏃刮於不肖者已如礪而如羽而不肖之奉以周旋者亦如蔡而如著望音容而不

可見倘典刑之未至於淪漸願服膺而勿失魂髣髴以遊茲姑未暇爲邦家殄瘁之感而先以哭吾私

祭周甥文

萬曆癸未歲九月初八日太學生周甥子雍卒於家明年甲申春正月某日其舅學謨歸自京師遣子兆曦兆稷以牲醴香帛致奠于子雍之几筵因爲文而哭之曰於乎吾女妻汝閱十有七年矣所謂十七年間吾東西奔走之日半之而又所居異縣不得朝夕與汝周旋聞汝承式微之運吾女處屢空之室拮据有無良亦瘁止顧雞鳴相戒冀汝翔發庶幾稍續康僖之緒以再振家聲也而今竟棄吾女而逝耶以汝天稟醇粹志行顓慤自少無子弟之過在醜蔑嬉戲之色雅靜端凝世方指以爲永器卽乏顯融老壽可必也迺驟縈二豎奄致彌留六六丁年短褐長夜不知造物者於人何如也天可問耶方汝之遘疾也寢褥者業半歲矣吾居京師竟無一字相聞知汝之不能捉筆也而其

家亦無一人爲之代聞者最後汝父太僕公僅遺
數字漫報亡恙而已故吾非惟不知汝之死且不
知汝之病而卒然之訃忽自他人致之則汝於骨
肉之緣何踈薄一至此也寧不增吾之忉怛於乎
痛哉吾平生字育不蚤婚嫁頗遲今年逾六十尚
有一子未娶吾方拂衣東歸圖釋此負而吾事可
辦也顧今仲子未有室家而吾女又稱未亡人矣
當其提二孤時時呱泣於吾之側也顧瞻形影吾
桑榆之累方始耳其何以爲情耶於乎大塊勞我
以生勞隨生息自古已然吾又敢惜未盡之年不
爲汝周身後之事哉倘天益吾歲儘力維持令二
孤少見成立則汝九泉之日暝矣於乎痛哉爲致
生芻一寫吾意靈如有知尚其饗之

祭殷方齋先生文

於乎先生捐世已十二年雖儀刑之旣邈而馨歎
流沫學者宗之尚如江海之飲注乎百川緬惟及
門之始髮鬢髮差覩于垂肩忽不知日月之易得
恍然寢迫乎華顛蓋嘗以先生之道効用于當路

而老無建立恐貽羞于函丈之前昔漢武之表章六經也公車文學必聞其師之所由傳以故殷忠楮大之貴益以驗仲舒之賢何今時之進取不勝乎俗狀之牽纏縱弟子已躋乎華顯烏能使先生之齋志于青氈乃至于一死不能葬則于負土之義安所逃于積歲之彌愆矧嗣服之不振乃幸藉他人之願力以周旋而先生之蛻骨始得脫暴露以下卽乎重泉此孰爲之軒輊亦烏知其所以然而然藉令富貴福澤盡屬于賢者而不賢者必至于困苦而顛連則計較已甚又何以爲蒼蒼之天顧人心之未泯知先生者獨謂其生之全而歸之全靈輒已駕侑此祖筵

祭龔長史文

維公有強直不阿之操有張弛獨運之材當爲子而幹蠱則險阻艱難不能使之困暨履官而急病則夷狄寇攘不能爲之摧其平生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誠不媿于韓退之所許而跋歷于山海之陬出入于虎狼之穴折衝禦侮亦何用而不酬

其所懷余旣博覽乎人羣若公者可稱一世之奇
男子而命與之仇途爲之蹇故所至而齟齬已不
勝乎造物之安排卽瑋奇卓異之薦雖嘗推轂于
當道而分猷宣力之績卒不得逾郡縣而遍埏垓
逮乎晚脫螽蟊聚仕終藩相而息陰東海亦已焉哉
乃坐令貞臣烈士愛莫助于不燃之灰眇余無似
結髮往來公車同上雲路徘徊已風萍之異處遂
音驛之少乖自公投紼余亦乞骸感久要之未替
逐燕笑以無猜何愁遺之尚有所待而公徑遺塵
鞅策箕馭而飄然歸卽于夜臺乃鄉之典刑士虛
著蔡老成盡而漸靡之俗益不可迴矣撫棺一酌
其能已乎停杵之感聞遂之哀乎

祭朱隱君文

於乎古之隱者併隱其名今之隱者莫蔽其形魏
冠長裾遨遊公卿蒼蠅驥尾何欲不盈嗟君孤蹇
抗迹蓬衡崇宣義問不出戶庭雕鏤世業聊以寄
情妙奪天巧工令鬼驚一藉其手珍視楚珩人曰
藝下非君重輕君握其實自信則矜有以迫之累

歲不成或取怒罵我無將迎貨不能取勢不可爭
託焉而逃以擬性靈奇窮及之裋褐藜羹不厭死
耳寧以伎營蚤遊翰墨旁及丹青翳蒿之徑草玄
之亭翛然隱几徙倚檐楹人召之酒掉臂卽行或
時裹足兀坐經旬澹慮遺俗以了此生日居月諸
竹影鳥聲我思在昔黔婁逢萌庶幾近之獨行可
徵逍遙醉鄉可制頽齡云胡示疾未廢壘觥一朝
揮袂風馬雲旌吾儕酌君君竟不醒夜臺如晝天
朗氣清

祭唐道述文

於乎繫君弱歲以兄爲師我來同學與君追隨君
學未竟棄而業醫暨我慕仕亡羊路岐惟君之醫
蚤承三世洞見垣方施罔弗利人獲一七珍於珙
賜戶屨日盈綽馳芳譽况也提躬高自標致逍遙
藝林圖書彝器鄉之彥方不爵而貴我罹塵網奔
走四方致君無術夙夜皇皇將恐將懼飽歷風霜
奄延遲暮稍底晏康心長髮短緬懷故鄉矢期投
紱周旋君側東海之濱共君朝夕久要不忘庶幾

夙昔我今歸來時事叵測登君之堂君就窀穸猿
鶴悲鳴松筠改色人生如夢百年瞬息逝者如斯
能不痛惻所嗟閭里舉目蕭條虐熾之後沴氣未
消歲逢其厄殲我故交君素達生揮手雲霄迴瞻
衡宇蕙帳飄飆誰爲携手以遊以遨酌我清醕陰
風颯起君知我歸躍然以喜靈爽如生長歌蒿里

祭龐子儀文

於乎子儀自君之少也吾嘗識其眉宇已迥出乎
人羣至讀其文章必青雲之早驟顧居非仁里屢

歷艱危生有剛腸致滋多口故不知君者謂君心
多厚防事疑匿怨沉沉而處若抱孤憤于世者常
不能忍人之所易忍而知君者謂君有難必排有
窮必恤予予而行意氣之所憑決亦能爲人之所
不肯爲昔在京師館之家塾時時晤語亦復綢繆
老莊談空申韓執有是非無常各從其志而何鄉
人之終不能諒君也暨乎晚達數也實奇青氈匪
榮而一官無再遷之望桑榆可樂而二豎有必驗
之災遂致斗粟謠興而闕牆隙起薤歌聲斷而飲

恨終天君雖欲以自白而漠漠九原日光之所不
至矣豈造物者必欲斲君而至是耶抑君之必欲
自斲而故塞其天稟之聰明薄其天與之富貴耶
是皆物理之不可究詰而陳牲于几酌酒于庭聊
以摠吾以居送往之情耳君如有知其思吾言而
鑒吾誠否耶

祭陳忠貞文

骨相精敏才諳何大官老壽之不可致

斯耶邈山川之伊阻睠旅櫬之凄此

在韓退之有言自古莫不然以君之未可以然而
然而丹旌在望吾安得不感愴而欵歎當其花封
再試已困鹽車及夫重罹讒構左擯離司策孤轅
以獨往羞五斗之斲糜顧閒曹無所事事而壯心
之耗乃不能無藉於家姬人謂君偶犯少年之戒
遂弁棄乎不貲之軀昔江州司馬未忍輕別乎楊
枝而子瞻之謫儋耳亦携朝雲以自隨彼二君子
皆所謂有託而逃焉者而君之畢命于棲卑也固
恒人之所誚而賢達者了不以爲疑大都窮通有

數生滅有期凡今之人疇不垂涎于台鼎疇不引
領於期頤若夫造物忌盈決不容於多取而群生
擾擾徒自溷于貪痴矧也問君之官業既承乎四
命問君之壽又已進衰于逾者而將來二惠所以
嗣君之後者復趾美而駢徽然則君尚何求于世
而身隨化往肯愛恡于埃壒之斯須而余猶致酌
于一杯者蓋展故人束芻之敬而昊天罔極亦以
攄孝子悠悠未盡之私

祭孟丞文

於乎孟君其止是乎惟天降割迺在廉夫園則九
重莫之叫呼惟君有卓然之志有偉然之軀遡家
聲之清白矢冰檠以不渝當海濱之多盜伏隱患
於萑苻慨前政之姑息民不得保其袴襦君來任
職夙夜馳驅雖懸魚聽事毋敢翫法而不劇不矯
豈專事乎剪屠故通邑受安枕之利而四郊多賣
劍之徒政譽方騰於上下而螿蚶已嗜其肌膚令
孤兒忍剗股之痛而孝無所格赤子徧顛神之舉
而誠無所孚整衣冠而危坐倏逍遙於帝都於乎

貪吏不可爲也或誤逃於國憲廉吏若可爲也翻
橫罹乎鬼誅彼蒼茫茫烏知有無顏夭蹠壽俱與
化徂第人心之不泯而停杵罷市者胡爲乎扳號
慟哭於五達之衢則所謂可爲與不可爲較若桴
鼓之相應而哀君之不祿者儼垂有位之型模余
忝典刑之寄而歎息於循良之難遇不能不爲君
而悲吁祁江之水清映冰壺君其酌之以卽長途

祭盧生文

往余讀書西隱禪寺盧君爲寺行者當祝髮初清
揚可愛余特善焉暨余宦遊荆楚間君已脫袈裟
聚有室家矣而暱余如故迄今成壽君年六十有
七尚未有子比病脾劇余過視之則向余大慟而
呼苦者三若私有所恨而不能言無何瞑矣寔是
歲之八月五日也余惜其材之有用而傷其志之
無成於其卒之十日載酒於壺列俎于席因爲文
而酌之曰於乎君自童年逃俗歸禪空門棲托一
去廿年逮君逾壯離禪反俗子無影遺訖于就木
君反於俗自號夢醒醒耶夢耶竟未分明謂禪爲

夢厭是飄零藉今有悟世諦爲輕謂俗爲醒若解
其醒生之不淑顛倒沉冥禪家傳性不傳其形形
之不傳譬彼無生俗人傳形冀其繩繩苟不繩繩
載髮爲僧以君聰明書翰琴奕多所旁通何理不
晰乃乏金剛斬其嗣息天實爲之人亦作慝嫵婉
之求枕荆藉棘老之將至疇營窀穸轉盼毗那懺
悔何及奄其逝矣他人入室愛莫爲助媿與君暱
幽憂之痛屈指匪一何物束芻能攄宿昔偈鏡相
向其徒環立顧瞻靈帟滂沱涕泣曷不展轉彼心

匪石

祭徐元化文

昔人有言千錢買鄰匪貴其鄰貴其爲人聖垂璽
訓擇必處仁吾家西遷舍與君比閭巷詩書實由
君起當君未弁嚴然稱師匪怒伊教子弟從之性
本介持志亦矯厲腹笥詞鋒人人斂避策懦砭頑
時聞風議我出君處兩無嫌猜牆東不遠適往適
來同我婦子優哉優哉久困鹽車逢衣碌碌晚籍
貢階對制輦轂吾官於京進取是勗君曰有命

渝則非福誰謂首着而非天祿抱羶於旋一去八年兩邦絃誦譽聞燭然謂嘗騰驟以攄素抱縱厄其遷亦宜歸老吾方在野俟君拂衣朝夕燕婉惟君之依自我不見幾沾霜露廼見素旌倏焉在戶鄉淪耆舊士隕德程凡我宗黨杵不聞聲矧惟末契胡不涕零束芻之薦寧釋牽縈君之不死以續以似發未盡藏在其孫子

祭命誥封夫人潘年嫂施氏文

於乎中饋之良維家所倚始於成夫繼而啓子太姒敬姜方濟其美凡今之人疇獲其比矧於偕老詩人所侈於惟夫人誕景名族作配少保荷茲百祿少保微時雞鳴相勗英年通籍羔羊是祝司理召入臺端飛燭旋服大僚雄標山矗撫救方夏河漕兼督累奏膚功帝眷攸屬誰其相之允資賢淑譽命孔嘉翟冠象服了無內顧雍雍肅肅室無二姬何歌樛木螽斯實繁詎惟旨蓄長君尤特早繩芳躅策足青雲羽儀式穀少保還朝西曹執法天下稱平動無少括偶有建明碎罹讒聒拂衣歸

田一室怡然舉案齊眉華髮駢肩庾堦萊彩奕奕
翩翩將安將樂可卜終焉世緣未盡有隕自天
帝思良弼猷念來宣夫勞于外婦勤其家一水盈
盈渺隔天涯溘焉構疾忽爾升遐富貴壽考云胡
可嗟惟輸一訣客淚如麻某與少保同舉庚戌義
篤情深頗關休戚遙望寢門曷不御郵匍匐赴之
勢所宜亟顧揣頽齡艱於出入遂負心期俛仰今
昔明水一杯瀉我胸臆跪而陳詞庶其歆格

祭侯恭人文

於乎婦人之職主饋在中道遵無違德稱有容自
家昧札晨之戒而世鮮樛木之風詩歌邦媛史載
女宗於維恭人備美在躬秉家織嗇執禮溫恭佐
我中丞奮踔顯融追雞鳴之相警遡牛衣以泣窮
閨門凜凜琴瑟雍雍睠聖善之升聞來崇獎于褒
封翟第斯皇聲望具隆感箕裘之難續思集慶于
羆熊爰求淑女納於公宮膏沐是視甘苦與同既
頻舉而不育展祈籲以無從何歷歲之滋久而芝
蘭之莫叢中丞邁疾疏俎而東扮揄可樂兩雪其

濛奈百身之難贖胡二豎之卒逢舍殮未幾蕭牆
釁崇慨家祚之式微淒孤幃之瑩瑩內翼姬媵外
捍蠱蜂以迫以脅多懼多凶人命幾何溘焉告終
所可痛者天心之降割所難避者骨肉之攢鋒於
乎哀哉余之于公仕則同朝處則同里相知知心
莫余爲比憫訛言之忽構欲倒置乎冠履遂令良
婦化爲妬妻貞臣變爲墨吏人口如川究何所止
一夫剖肝諸宗切齒謂余有私天日可指雖訟言
之繁興竟以利而終始世事糊塗大都如此念一
奠之夕稽知中心之有俟薄拂几筵敬陳芳芷倘
中丞之不昧偕恭人以款只

祭金孺人文

於乎天之福善世常謂其數之或然乃余默觀於
無親之至理其爲降鑒固無毫髮之少愆繫吾姨
之生世與今日之歸泉何莫而非冲氣之聚散予
不爲苦惱之牽纏考其平生之素履疑得乎大易
之其旋大都以利濟證果以慈悲結緣何一人非
其所愛何一物非其所憐自內外䟽戚之無間而

鰥寡榮獨之必先破凡世之疑礙凡女中之聖賢
故冢慶之積貴胄聯翩門楣之顯倩氏駢宣暨偕
老之如願同望八以相嗚此豈非盛德之爲報而
囚以知天之所以爲天方冀大齊之伊邇而吾姨
倏揮手而昇仙若其屬續之際神爽愈鮮旣隨人
而付囑似朗鏡之高懸卽平時未嘗一誦法華之
語而燭知大事顧有得於佛氏之真詮是造物者
更以宿慧畀吾姨而不亡之壽恍如續火於燈傳
則吾姨亦何憾於塵界而親如吾黨又胡然而捐
涕之漣漣蓋日月有盡而功德無邊其深仁厚澤
已浸淫於人之肺腑而停杵巷哭者奚啻比屋之
綿綿矧吾妻之受字比母氏之肫專則區區束芻
之禮何足以布四體於靈筵嗚呼哀哉

其合祭馬夫人文

於乎配匹之際古人譬之琴瑟焉安和靜好偕老
爲期所至願也乃一旦無祿早世則不敢與父母
同戚而怛焉內割黯焉魂消讀潘安仁韋應物悼
亡之詩則忍涕而重傷之矣顧今夫人之從大將

軍也吾不知其生幾何年而大將軍方以妙齡專
閫則計夫人之齒疑不相上下也何彼穠矣之日
當遂溘然生薤露之感乎而嘉禾去吳淞又不五
舍而逝卽等亡耳而復亡於客父母兄弟知無臨
其含者其可傷抑又甚焉卽大將軍鷹揚虎視躍
馬揮戈心雄萬夫堅于鐵石當夫苑翠晝榮則浮
觴氣咽海波夜吼則歌枕夢迴方是之時卽有蒙
莊不能爲之解維摩不能爲之主張矣矧夫人誕
景名族玉潤金相言德駢輝工容具盛而大將軍
故悅詩書而敦禮義蓋翹然士林之選也悼亡之
作能無嗣響于潘常二君子乎余嘗與大將軍纔
一邂逅而歡如平生於夫人之訃義當扶杖而往
一唁大將軍以攄其鬱結而自念裹足之日久矣
力不能少効匍匐而姑以其文遣送寢門而痛夫
人之薄祐也又酌之以絮酒儻九原可作能勿鑿
歆之乎

祭李母程太宜人文

於乎人皆有婦疇相其夫以亢而室曰予將搽人

皆有母疇勗而子以高其門輝映桑梓於太宜人
蚤歲述邗未笄而字伉儷則賢迄茲白首黽勉周
旋諸難所集茹辛萬千勞於李氏餘六十年婦儀
母訓曷之有愆贈公之生樛木廣嗣贈公之殆栢
舟自誓糲食麤衣勤劬慈懿家有五男伯也尤特
鵲起盛時以楨王國熊丸之報施而卒獲伯旣捐
館門祚如冰宜人持之不震不崩詩書禮義轉裕
後昆孫枝有蟄颺舉雲蒸復始之業徵於再世聖
善所培錫光如契人所難堪盛衰之際一德始終
戩穀其逢少君文母毗美兼隆大齊至矣溘焉御
風富貴壽考萬福攸同酌彼震輶飄魂恍惚通家
之役以當膏秣

祭顧宜人文

於乎妃匹之合作之自天其間脩短數有或然偕
耒之歲齊眉之賢謂其不爽疇獲其全吁嗟宜人
夙稟貞淑結褵慶門曷不雖肅逮事重闈惟勞之
服色養伊何匪直旨蓄施於夫子雞鳴是勗夫子
起家歛際其盛紛華滿前弗忉以競敷歷所至佐

其廉靜俾無內顧伉儷朗映旣膺翟帔門閤愈光
布荆之德靡越其常鞠是兩髦以襄義方昔之往
矣黽勉劬今之來矣庶幾晏康福履之報胡卒
不酬奄榮二豎遂至彌留悼亡之感日月悠悠琴
瑟在御傷彼好逑顧瞻蕙幃聞其涕流况也無年
珠沉婺隕行道之人孰不興閔我交夫子悵焉心
隱相去匪遙鬱其延領束芻爲唁惟誠之引敢云
比玉靈兮歆省尚饗

祭沈三孀子文

於乎孺人之歸日月幾何琴瑟在御靜好安和人
孰無婦賢者難冀我以為良神用是忌夫子之生
夙罹閔凶諸艱萃之子焉藐躬風雨飄搖誰奠而
室幸其有婦黽勉祗植女曰昧旦士曰雞鳴閑家
績學交警以成載色載笑爰居爰處拮据捋搯
婉尔汝詎曰衾裯世德是求錫光之慶侍御所留
胡不百年大寐無覺天實爲之非人所召悼內之
感人生之常殲此淑媛尤世所傷眇予何人侍御
之友往締姻盟吾女速朽今哭孺人忍涕盈襟死

生存歿益疚予心酌我清醕營魂莫覩逝者如斯
一瞬千古於予尚饗

祭楊安人文

於乎與子偕老伉儷所期天作之合數也或奇矧
惟淑媛神則忌之古來賢達悼亡有詩凡人之情
以愛成悲吁嗟安人誕自名族閥閱家風曷不雖
肅敬姜之訓勤儉恭穆歸於相門誠孝逾篤翁曰
有婦姑曰以續朝夕問視匪直肯蓄於惟夫子燁
燁名郎宜其家人相得益章雞鳴昧旦無失其常
官方閫則圭璧琳琅冀其誕育門祚益昌偶戕其
胤但馬內傷以茲嬰疾二豎膏肓胡天不弔溘焉
露霜人孰無偶拙者常久似茲蘭摧如同玉剖嫵
婉無幾遂失良友旅櫬迢迢丹旆飄搖夫子將之
暫辭于朝首丘是卽行路蕭搔痛其無年疇不
御恤憂喜同之余尤至戚爰酌一杯以寫哀臆人
世浮漚等之瞬息貴其不朽以光窀穸尚饗

世宗既葬之禮意貴其不沐以洗室夢尚樂

制而變其制之命以至如喪猶一沐以洗室夢入

神籍下神爵而立景明皆設蕭林其無羊膏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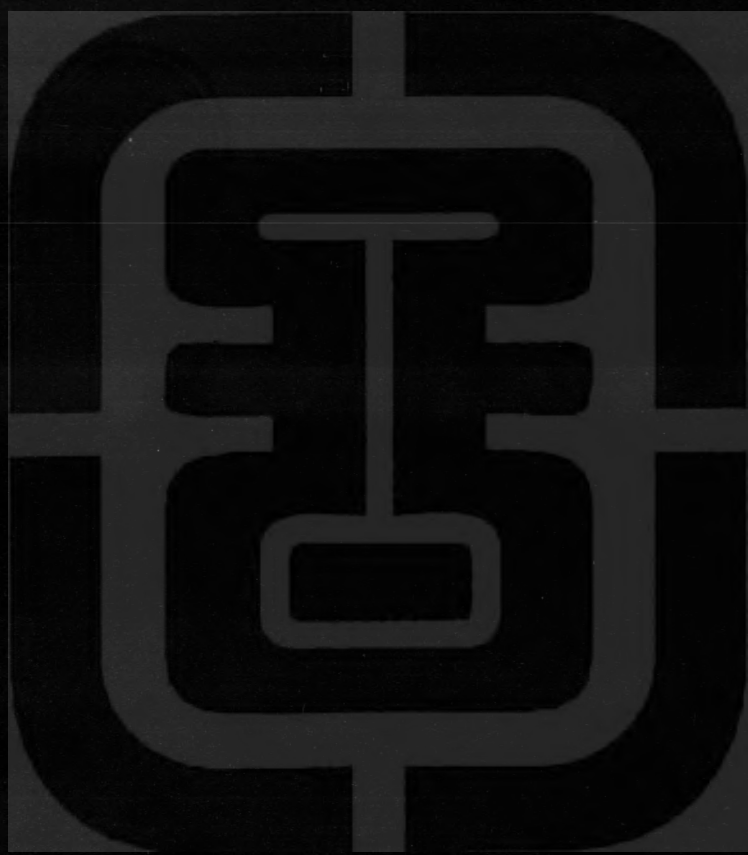
報無然後夫身又亦臨送登拜敬歸天子祥之

嘉帝入... 帝... 回王信燕

謝曰... 天不... 盡昌...

曾未... 益昌...





5